

康
小
姐

廣
學
會
出
版

冒險
小說 康小姐

女鐸社編譯

(一九四〇)

一七二面

八角

這一本小說是描寫一個富家的小姐，經過了浪漫的生活，甚至走上滅亡之路，後來得了聖經的教訓，痛改前非，找着她忠誠的男友，結為夫婦。全書情節神化離奇，很能令讀者拍案叫絕。

The Adventures of Miss Kang, by The Woman's Messenger Staff
(1940) 172 pp. .80

This is a story of a rich girl who indulged in luxurious life and did some evil things. Afterwards she found the truth in the Bible and was converted.

It has already delighted the readers of the "Woman's Messenger" and should now give pleasure to a still wider public.

(65,00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05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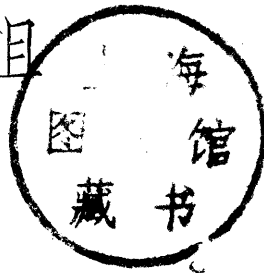
女
鐸
社
譯

康

小

姐

廣
學
會
出
版



203356

420華交

冒險
小說
康
小姐

(一)

船靠了碼頭，碼頭上的搬夫，旅行社接客的人們，大餐間的白衣侍者，和海關檢查員都在跳板上上上下下。

在海關檢查處康姓行李的地方，一位身段細長，蛋形臉的女子，坐在她的箱子上，望着海關檢查員很仔細檢查她的行李。

四周的一切雖然忙亂，她却很鎮靜的坐在那裏；一個斑白頭髮，手執手杖的人走到她的跟前，從頭到脚打量了她一下。祇見她穿的是一件豹皮大衣，圍的是一條綠綢圍巾，戴的是一頂綠呢帽，帽邊插一口銀色的花針，的確是一個討喜的女子。不過這位斑白頭髮的勞先生所注意的，不是他動人的地方，却是要發現她所偷運的那方綠玉。這塊綠玉正是他所要尋獲的；如果他的觀察不錯，這個女子正是偷運那塊綠玉的人。私運

貨物的技巧是逃不過勞坤山的，可是像這位女子偷運的手段，他倒未曾見過。他知道她未有把這塊綠玉報關，因為他偷看了乘客們的單據，單據裏面，並沒有綠玉這一項。

他的兩隻眼睛凝視着她，視線由她身上移到海關檢查員，又由檢查員移到她的身上，來回了數次，爲的叫檢查員們得到一點暗示。不管她是慣於此道，還是初手，他也無從知道，所知道的是她神色不露。她手托着腮，很沉靜的坐在那裏，她就是馳名香港的康鳳林女士。

『我，』勞坤山暗自想道，『很可以利用這麼一個女子。』

這時那檢查員站起來和她說話，這位女士點了點頭，也站起身來同檢查員進了總檢查的寫字間。勞坤山出了神，心中明白了。

原來海關檢查員居然理會了他的暗示。這回他們準捉住她了，除非——

很顯然的那總檢查已經在等着她。『她的行李裏不見得有甚麼吧，老郭？』他對同這女子一同進來的檢查員說。『好吧，我早想她的行李裏不見得有甚麼。康小姐！你能否告訴我們，你的報關單上，爲甚麼沒有綠玉這一項？』

『綠甚麼？』她很有禮貌的問道。

那總檢查從寫字檯上拾起一張紙略略看了一眼。

『中國很出名的那塊綠玉，據說是慈禧太后的所有物，還是一塊很值錢的東西呢！』他目不轉睛的看着她。『我們知道你買了那塊玉。這些事，是逃不過我們眼睛的。』

那女子若無其事的坐在總檢查對面的椅子上，蹣着腿，抿着嘴，笑了一笑。

『我買了那塊綠玉，總檢查，你真的知道我買了嗎？』

『康小姐，不要開玩笑，』他把身體挺進了一步，挺到了桌子旁邊，兩眼注視着她。『你的偷運私貨，業已成了習慣。這是第四次，我們知道你買了這東西，但是未報關。上次你買的是一顆紅寶石，這次是慈禧太后的那塊綠玉。這套把戲你也玩得不少，不過現在你得停止這種舉動。我現在不得不叫人搜查你的身上。』

『我看這不大合法，』她反抗說。『搜查我是在不在乎的，不過這種辦法我是不贊成的。』

『康小姐，你拒絕檢查嗎？』

她考慮了一會。

『那倒不，』她猶豫地說。『如果你以爲必須檢查，我倒也不反對。不過這實在是麻煩。』

『康小姐，你一向給了我們許多麻煩，』總檢查說，隨即捺了電鈴，一位女檢查員應聲來了。

『康小姐！請你同女檢查員一齊去，』總檢查說。康鳳林站起來，跟着那女檢查員進了女檢查室。

『我倒歡喜將這種麻煩，無意識的舉動，一天廢除了纔痛快，』她回轉頭，微笑着說。

那兩位檢查員沉寂了好一會。老郭像有話要問的神氣，望了一望他的上司。

『你想她真的有嗎？』

『不僅想！』總檢查鼻子哼了一聲。『老郭，你聽；她不像普通一般走私的人容易對付。這女人怪靈巧。靈巧得很哩！那個想欺負她，頗不容易哩。』

『不過，』老郭沒把握的神氣說。『聽說她是香港甚麼康老爺的孫女兒吧——在廣州，與香港設了幾個紗廠。她家那麼富有，何必幹這種走私的交易？』

總檢查抓了抓頭。

『我怎知道？也許她是天生成的賊性……怎麼啦，女檢查員？』

『不行，』女檢查員報告說。『如果她帶了那綠玉來，他必是吞下肚裏去了，我是尋不出的。』

『你看這是甚麼話？』總檢查自言自語地說。『也許她這一次沒有帶運這塊綠玉也未可知，』老郭提議說。

『這話也許有道理。要不然，或者近來她又學了一套走私的新花樣。』

康小姐從女檢查室裏出來，正整頓衣帽。

『我現在可以去了嗎？』她溫存有禮地問道。

『可以去了，』郭姓檢查員說。『不過請你不要忘了，康小姐——和政府裏的執行人員開玩笑，不是好玩的事啊！』

她立在門口等他說完，神氣非常鎮靜。

『你們這樣冤枉我，』她細聲細氣的怪他們說，『下次嚇得我不敢出門了。這是老實話。』

隨後她笑容可掬的走出了海關檢查處，她細長的身影消滅在人叢中了。總檢查用拳把寫字檯擊了一下。

『這女人真有本領！』他無可奈何地說。

(一)

康老爺一生不知參加了多少董事會，直到他六十八歲纔專心於他的本業——紗廠。那是二年以前的事，如今他懊悔不該辭退那些董事的職務。

因為他如今閉着難受，並且使他腦海裏胡思亂想——想起已往所受的榮譽固多，然討的麻煩亦不少。他很想把這一切的一切從腦海中拋出去。康老先生這時幾乎把他向來所贊助的培德學校忘掉了，但培德却不肯放棄他老人家——爲此，這天下午在他對面坐着的是培德校長派來拜見他的一位潘先生。

康老先生出神的望着潘仁杰，把他從頭到腳端詳了好一會，覺着潘仁杰還不錯。他想起自己像潘仁杰這年紀時，是怎樣的爲生活奮鬥。仁杰的儀表也似乎是一位很有作爲的少年。

『先生！奉董事會的命令，派仁杰到府上來，』仁杰說，『懇請先生作培德的名譽董事長，並請於敝校二十週年成立紀念日駕臨賜教。』

康老先生不安，動了一動椅背。名譽董事長！似乎是老朽無用，祇有任名譽董事的份兒！

『潘先生！來意我很感激，』他說。『我就接受這榮譽的職位；如果到那天我能起床的話，必來參加貴校的成立紀念典禮。』他大笑了一聲。如果我能起來！天老爺知道我是一天能動多少的。』

潘仁杰朝天微笑了一笑。

『我看先生很後生，』他說，『先生少年時在當地英勇好義的舉動，學校當局是常引爲楷模來訓導學生的。』

『當時在這城裏是很有點名氣呢，』康先生高興地說，『一個國家的青年都當有以自勉。每個人不論老少都當有所作爲。尋些事業來試試自己的力量與魄力——作點鍛鍊體魄和心神的事。否則一個青年就很易於腐化成墮落的。國家也是一樣，不遇磨難，也是容易腐化的。所以我主張國家與個人，都當受點折磨。』

他點了一點滿了白髮的頭。『怎麼啊？』他追問道。『我所說的你贊成麼？』

這問題把仁杰一時塞住了，因為他知道要同康老先生爭辯無異於捲入旋風一般。但，明顯地康老先生是非等他回答不肯干休的。」

『先生，容我參加意見嗎？』仁杰很有禮貌的問。『自勉恐怕未必可成事。』

『胡說！』康老先生說。『不自奮鬪怎麼可以有進步！』他望了仁杰一眼。『你在培德擔任那一種科目？』

『先生，我擔任的是歷史。』

『你喜歡那一科麼？』

『我覺得歷史很激發人的思想，加增人的經驗，』仁杰報告的神氣說。

『你這一生就止於作歷史教員嗎？』康老先生追問道。

仁杰深思了一會。

『那呵，』仁杰慎重的說，『我很想自己寫一部近代的歷史，要合乎現代用的。我敢說如今的歷史課本都有修正的必要，尤其是對於國際間糾紛的問題。』

康老先生把他看了好一會。『看你年輕，眼光倒很老成哩！』

隨即高跟鞋的脚步聲打斷了他二人的談話——一位服裝入時的少女神采煥發的走了進來，『好嗎，爺爺！』——一頭撞進康老先生的懷裏，手臂摟着他的頸項。

『爺爺，我看見了你，真是高興！』她着真的說。『這些日子，你老人家好嗎？』跟她進來的，是一位西裝革履少年，站在旁邊表現笑容可掬的樣子。

『鳳兒，我也很高興你回來了，』他說，似乎一時喜得不知說什麼。『你一路好嗎？那好。——喂，道南，你好！』

『托先生的福，』隨鳳林進來的少年說。

康老先生介紹了潘仁杰，鳳林和他握手時不住的察看他。而仁杰呢，却嗅到了她的酒氣和香粉氣。

她把那少年梅道南介紹之後，漫不經心的把帽除下。

『你以為我不能作的吧？』她說。『好吧，道南；這次你和我賭，却是輸了。』

仁杰當她撫摸帽邊的插花時，覺得奇怪起來。原來那插花的凹處竟藏了一塊細工雕刻的綠玉，她把綠玉朝道南面前一擲。

『這是一塊無價之寶，』她說。『我在海關檢查員搜查之下帶進來了。』

『你真是個最幸運的姑娘，』道南誇讚她說。

『不是，不是幸運。我是冒險從香港帶進口的。冒險和碰運氣是絕對不同的兩件事。』

這時，就是康老先生也突然的開口了。他縐着眉頭，伸直了腰。

『你的意思是說偷偷進口的嗎？』他大發雷霆地問。『走私嗎？快來說清楚給我聽！』

鳳林不慌不忙的燃了一枝香烟。

『作爲冒險的紀念品啊，』她若無其事的答着說。

『紀念品』她祖父的臉漲紅了。你老是作些胡鬧的勾當！我每次看報時，心中總是不安，惟恐報上登載你什麼因冒險取樂而闖下的禍事。現在你居然幹出了犯國法的事了。』

鳳林突然從嘴唇取下了香烟。

『犯法？』她把康老先生的話重復了一句。『嘿，爺爺，這簡直不是犯法。這是很好玩的把戲。當然，如果海關檢查員們不知道我帶着那塊綠玉，那又當別論。但他們很有把握的知道我已帶了進口。哼，香港的珠寶店的女店員們十九是廣州與香港兩稅務處的私探。你怕我不知道，我買那綠玉時，那店中的人早已通知了香港或廣州海關情報員，犯法！這叫什麼犯法！我下船時，明知有人在告發我。』

『我不管有不有人告發你！』康老先生發怒的說。『你這就是犯法。你在欺負中國政府——』

鳳林絲毫不爲所動。

『哼，中央政府得了我們不少的錢，』她沉靜的說。『有錢極了。老實說，他們應該用一架飛機取我們康家的名字。』

她祖父一時氣得說不出什麼。仁杰這時咳了一聲。他覺得自己在那裏很是沒趣。

『恕我少陪——』他說。

鳳林搖了搖頭。『不要緊，潘先生。你在這裏不妨事。』

於是仁杰站住了，望着四壁上的油畫。可是梅道南却安如泰山地坐着不動。
康老先生直挺挺的站起身來。

『你明天給我去付該罰的錢！』他憤怒的說。『走私！本領真駁大！』

道南想勸說幾句，但康老先生止住了他。他只好呆坐着。

『你這樣幹？』鳳林的祖父問，『有多少時候了？』

『哦，每過些時候，我就和碼頭上的關員們尋一次開心，』鳳林承認說。

『天啦！』康老先生嘆了一口氣，說不出別的話來。

她熄滅了香烟，坐在祖父的椅子扶手上。

『爺爺，請你不要這樣罣慮，』她溫存地求他。『你老人家知道我不要作丟康家面子的事。好爺爺，我久就要和你親暱一下……你這樣朝我發氣。你老人家放心。我明天去自首，該是罰多少錢，我去付多少錢好了，那麼個個人就都痛快了。祇有我一人不痛快。罰的數目必是叫我破產。』她彎下腰，摟了摟祖父的頭，隨即站起身來。『我得快點去換衣服。道南，你今晚還得同我去看電影哩！』

她停了一會，望了一望潘仁杰。『潘先生，你願和我們去麼？』

『你是指着，』仁杰說，『我嗎？喂，謝謝你。康小姐夜生活我是門外漢。我還要到學校裏去聚教員會哩！』

『作什麼？』鳳林問道。

『作教員會，』仁杰告訴說，『我很僥倖的擔任培德學校的歷史教員。』
鳳林突然大笑起來。

『教授，』她很滑稽的神氣說，我怕你還有一種教育未受過哩。不過今天很榮幸遇見了你。——爺爺，晚飯時再見啊。道南九點鐘左右來接我。』

地擠眉弄眼地望了祖父一眼，飛也似的跑上樓去了，好像閃電一般地迅速。梅道南隨卽站起身來。

『康老先生，我希望你能原諒這次的事，我也有份，』他說。『只怪我不該和她賭這個東道。』

『你真是個好律師，』康老先生由鼻孔裏哼了一聲。『拿犯法的事來賭勝負！不

過，她也許不與你賭東道，也會幹這種事情的。好吧！再見道南。」

『先生，再見，』道南點了點頭，握了仁杰的手，就出去了。

仁杰也隨着他出去。他聚精會神整理他的手提箱，裏面全是隨筆記錄——西安事變的記錄——這是爲下一課講給學生聽的。他預備在火車上去再添補一點的。

『少陪了先生，』他說。

康老先生朝他望了一望，突然地露着很疲倦的神氣。

『有空請常來，』他慎重的說。『你不能在這裏用飯麼？』

『先生！我還得去趕火車。不過我很感激先生的盛意。』

康老先生點了點頭。

『代我問候柏博士。我希望不久能見他一面。再會吧，仁杰。』

仁杰站在大廳外，等候僕役去取他的呢帽……：

這位老戰士的生活，是多麼勝利和超衆！潘仁杰的三十年生活中，勝利是很少有的。也許他在外交界裏，這時的名望都登峯造極了。但他在外交部裏任事的時候，並沒

有顯著的成績使人特別驚異。

於是他改行當歷史教員，生活很紀律化，環境也不那麼惡劣，這是很合潘仁杰的口胃的。

(一)

梅道南的父親梅叔庭那天晚上，本預備去看大戲的。他已衣冠整齊的修飾好了；他的夫人也正從樓上下來，汽車已停在門口，康老先生打電話來了。

『叔庭！你能立刻到我這裏來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你商洽，極其重要。』

『叔庭猶疑了一會，他不能想像有甚麼重要的事不能等到明日早晨。不過既然這位老顧客康老爺視爲重要的事，叔庭當然也不敢表示忽視。』

『好，我就來，』他應許說。

他把他的夫人送到戲院，自己就到康老先生的家裏。僕人並沒有照例地引他進客廳，竟直接地到康老先生的臥室。叔庭很奇怪他怎的穿了睡衣和拖鞋，坐在壁爐旁，因爲康老先生素來不喜早睡覺。

康老先生指給他一張椅子。

『我似乎是打不起精神來，』他解釋說。『所以我就跑上樓來。哦，你今晚去看戲』

嗎？那真對不起，叔庭。不過，頂多祇耽擱你看不到第一幕。開場戲本來就沒有甚麼看頭。老實說，戲總沒有甚麼好看。」他乾脆的笑了一笑。「你可以享樂的場合和日子，比我正多着哩。」

『康老先生，那倒不一定哩！』叔庭笑了一笑。

『不要糊塗。有的人一年前就能知道自己已到了盡頭，有的糊裏糊塗的過，直到一口氣不來！唉呀！就斷氣了，我正是所說的第二種人哩！』

突然的他沉寂下來。那大名鼎鼎梅叔庭出神的望着他。的確，這位老先生是呈顯着頽唐不振的氣色。

『叔庭，我要將遺囑修改一下。不得不改，』他慢吞吞地說。『把從前所寫的遺囑再考慮一番。』

『你以為必須修改不可嗎？』叔庭問道。

『簡直是必須修改，不得不改。我得留些資產給康鳳林。』

『留些資產給她！』叔庭重複一句。『難道遺留二百萬塊錢她還不夠嗎？』

『錢！』康老先生像藐視的哼了一聲，『錢有甚麼鬼用？我這一生還有甚麼成績——遺給她的不過是錢。』他摸了摸額角。『老實說，遺留錢給她，是遺留物最壞的東西。我今天看出她的生活將趨於這一條途徑——歡喜孤注一擲，甚麼事不負責，不認爲嚴重。今天所聞的，實在使我不能自信。天曉得！她竟以走私爲遊戲。』

『我——我知道，』叔庭說。『我兒子告訴我的。道南和她賭的東道，還輸給她一千塊錢。』

『道南應當知道甚麼事都不應和她賭。一千塊。』他微微地笑了一笑。『叔庭我們二人所有的，就是萬惡的金錢哩。』

『你不見得聲明與她脫離……』

『那裏的話！』康老先生大喊起來。『與她脫離祖孫的關係，就等於殺我的頭。』他突然地沉寂下去。『她很有本領，非常的本領。可是她小鬼就像沒有舵的船。她很有些才幹，可惜不入正軌。她也敢作敢爲，花樣新奇；可是她把這一切都用在走漏關稅上面！嗯！』康老先生微微地嘆了一口氣，『我要糾正她。』

『康老先生，你爲她費的心血不少。』

『那也許是，』康老先生沒精打彩的說，『如果那飛機墮下來，祇喪她父親的命，留下她的母親，恐怕不致於這樣了。不過我現在得替她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也許結果是白忙。也許已來不及彌補。我沒有把握。』

他有意坐直起來。

『叔庭，我立刻就要將這遺囑修改妥當。對遺留其他慈善機關和僕人等的，也得改一改。哦！還有：我要拿五千塊錢給一個姓潘的少年人，他是培德學校的歷史教員，有意要做一本近代史。我想五千塊錢可以使他用一年的工夫，可能完成那部書。』

『潘仁杰，』叔庭重複一句。

『對於鳳林，』康老先生爽快的說。『我要的是這樣。請你記明白，叔庭，你如果要趕早到戲院，我說的時候，就不要和我辯駁。我腦經很清楚——照我所說的寫好了，我知道自己的事。預備好了麼？』

律師點了點頭，坐在那裏靜聽……

他聽了好幾十分鐘，可是聽畢之後，看看時辰錶，還能趕上第二幕。

他走到外邊，雖然車夫已打開了汽車門，他却凝神了一會，他慢慢吞吞地抽了一口雪茄烟，縐着眉頭深思着。這老紳士很有點異常。或者過了幾天，頭腦冷靜下來，細細思索了一星期之後，又會回復他前次所立的遺囑，也許不要等一星期——一念這次的遺囑的字句時，就會改變的。

叔庭回頭看了看康先生的窗口。他笑了一笑。鳳林也許永不會知道他來過了。

(四)

『我今天晚上應當早回去，因為我第一天到家，』她對梅道南說。『你在祖父未睡之前去看他一會。陪他吃幾片蛋糕。他所歡喜的就是這一點。』

『那也好，』道南同意說。『你還有事要彌補哩！』

鳳林嘆了一口氣，鑽進了汽車與道南並坐着。

『可憐又可愛的老公公。我真不能，也不願使他傷心，我想，』她若有所思地說，『如果我從事學女紅，治家等等，會使他老人家快活些。』

『他也許會因你而神經失常，』道南評議說。『好，回家去嗎？』

『我們順便再去參看法庭也好，』她建議說。『我們只進去旁聽一會兒。』

道南並不以她這提議爲奇，她素來愛旁聽審理案件，就是晚上開庭，她也愛參加的。

他朝她笑了一笑。她很適意的倚到他的肩膀上，態度非常天真。

他們到法院時，裏面已擠滿了人。鳳林朝門警點了點頭。

『老明，』她和他打招呼。『今天裏面有奇案嗎？』

『還不是一羣花姑娘，』老莫說。『又是幾家大旅舍門口被巡警捉來的。這簡直是巡警們每天的夜課！』老朱哼聲惡氣地加上一句。『不管怎樣，她們總是些妖怪。』

鳳林沒有向推事打招呼，不過他一看就認識她——一個細長身端的姑娘，常到法院來爲人付罰鍰。當她和道南就坐時，她正聽這羣姑娘交保的這一段落。

鳳林很感興味的望着這羣姑娘。她們一共有十四個，都將大衣緊緊裹在身上，但她們蟬翼般的絲襪和跳舞鞋，使人一看就知道捉到警察局之後，還沒換過衣服。現在看到她們都是濃裝盛抹的面孔，似乎能幻想到她們應酬顧客時的那般神味。

不一會全體的姑娘都交了罰金，惟有一個無錢可交。朱福英是唯一交不出罰金的姑娘。鳳林唐突地伸着腰把福英看了個究竟。

『他們不釋放你嗎？』她表同情的問福英。

那姑娘回轉頭來看了鳳林一眼。一會兒她回答不出什麼——僅絲毫無表情的望着鳳

林。

『說啊，』鳳林乾脆的說。『若你據實告訴我，我可以幫忙你。不要拂人的好意。我們都是這人類的姊妹們。』

『自然是，』朱福英繃了眉頭說。『這有甚麼要緊？你看，那推事不是有些欺我？把點苦頭給我吃麼？我恨不得睡一口吐沫在他臉上纔痛快。』她咬着嘴唇。『天老爺曉得，我們這有甚麼罪。他大概要我坐幾天拘留所。我要能離開這裏幾天就好了。』

這似乎是過神女生涯的一般女子的牢騷話。不過，她也該放棄這種生活纔好……
『離開這城嗎？』鳳林深思的低聲說。

突然地她得着了答覆——這答覆幾乎使她笑得笑出聲來。那位守舊而趕赴教員會的教員，是甚麼名字啊？潘甚麼啊？哦，潘仁杰，對啦。她又誠懇的伸着腰說：

『朱姑娘！』

『請你叫我福英，』那姑娘沒精打彩地說。『朱姑娘多麼難聽！』

『我知道你該逃到那裏去，』鳳林急急地對她說。『很好很靜的一個處所，不但風

景幽靜。那裏還有教堂。你要逃脫這位推事，那是最好沒有的地方。我給你路費去，另外再給你五十塊大洋。」

『真的嗎？』福英不敢自信的問道。

『真的，』鳳林不遲疑的回答說。『我所要你應許作的是：『你到了那裏，就去找培德學校的潘仁杰先生，請他幫你的忙。我替你寫清楚。』』

她從皮夾裏抽出一張紙，忽忽地寫了幾個字，遞給了福英。

『應許我嗎？』她追問道。

『當然應許，』朱福英說。『好的。這對我還有甚麼不利？我只能說多謝——』

『不必客氣，』鳳林對她說。『說不定，我有用得着你的日子。』

其他的姑娘交了保之後，都離開了法庭，警卒正走近要帶福英進拘押所。

『老爺！』鳳林向推事叫起來。

推事向她看了一眼。

『老爺，』鳳林向他打招呼，『我願保釋這位姑娘。』

幣。
當推事釘着她看時，旁聽的人都驚訝地望着她直走到交罰金的窗口，交了幾張紙幣。

幾分鐘之後，她離開了法院，正要鑽進汽車時，又大笑起來，那種由心坎中所發出來的笑聲。

『甚麼事這麼好笑？』道南問道。

『這是我今日作的一件善事，』鳳林回答道，舒適的靠着彈簧的軟墊。『我覺得自己像個女童子軍。回家吧。』

(五)

潘仁杰那天在婦女聯歡會的講題，是中國電影事業史。講完之後，他正大踏着步向自己的居所走時，便遇到文學教授麥康齡。

『潘先生，下星期日請到舍下來便飯，』麥教授說，將眼鏡向上挪，他一天要挪二百多次。『另外我們請了傅蘭英小姐。我敢信你一定喜歡與她談一談的。她最近作了一首詩——十字架上的巴拉巴。』

『多謝你的盛意，麥教授，』仁杰說。『我一定如期來奉陪。』

麥教授把眼鏡又向上挪了一下，點了點頭，就轉身走了。仁杰又邁着步向前進，心中回想麥教授玩弄眼鏡的可笑。

『是你嗎？潘先生？』一個人突然地說，幾乎把他嚇了一跳。隨即目瞪口呆的望着。

一個女子坐在他客室的門口，濃裝盛抹的，眼睫似乎有一寸長，嘴唇血一般的紅。

很明顯的她已吸了不少的香烟，因為她身旁的地上已堆滿了烟頭，她手中還夾着一枝烟，手指的殷紅是仁杰從未見過的。

「啊！啊，我是姓潘，」他莫明其妙的說。「你是來找我的嗎？」

「是啊，」那女子說，「我已等了兩個鐘頭。我坐在這裏不礙事吧？外面沒有地方可以等候你。」

她釘着他看，明白他正在思索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他倒是個相當漂亮的少年。他的樣兒稍帶迂氣，不過並不討人厭。

「你看，」她解釋說，「那位交保的女人，叫我到這裏來，向你呼救的信。我被巡警在搜查妓女時捉捕了——那還不是我整個的難題。」

仁杰要開口說話，可是沒有說的可能。他想先得知道他的來意。

「你確知，」他末後問道，「你沒有找錯同姓同名的潘仁杰嗎？」

「你是培德學校歷史教員潘仁杰嗎？那末，你就是她所說的了。」

「啊，誰說的？」

『就是那位那麼樣神氣的女子，昨晚把我保釋出來的，姓康的。真要命！』她狠狠的說，『難道她玩弄我不成？』

『姓康的？』仁杰說，慢吞吞的坐下。他怎麼也想不起姓康的人——除非——那廣州的康老先生——突然的他驚訝起來。這信是康小姐，康老先生的孫女寫的吗？』

這時她釘着他看。仁杰立時掉轉頭。『不用說，那一定是康鳳林。但她爲甚麼幹這樣的事呢？』

『現在讓我把這事細想一下，』他乾脆地說。

『甚麼啊？』她說。

『聽你說，你是遇到了難處，是吧？』

『你意思問我遇見甚麼難處嗎？你聽我說，』那女子熱切的說。『我並沒有甚麼罪。不過那姓傅的推事，不知怎地和幾個律師與我爲難。我不過是一個唱灘簧和跳舞的舞女。』她短促的笑了一聲。

仁杰越聽越如墮五里霧中。

『我在這樣得躲避一下，』她不大自然地說。『在不容易被人看見的地方住幾天，你能幫我的忙嗎？那位小姐叫我求救於你的。』

他搖了搖頭。救她？他怎麼能救她？還有回憶到『那位女子』仁杰更是不敢造次。他的沉默嚇了她。

『她騙了我嗎？』她緊張的問題。她的嘴唇顫動了。『好，不要緊——如果法院裏要辦我，也沒有希奇。我這一生也不知受了多少磨折。對不起，我麻煩了你。』她站起身。『再會吧。到牢獄裏再會吧！』

牢獄裏？那兩個字激動了他。他把頭抬了起來，他尖刻地望着她。爲人的哀泣所哄是有的，狂風大雨時貓狗到他門外抓門也是有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等一等，』他要求說，指了一張椅子請她坐。『若是康小姐叫我這裏來求援助，』他心平氣和地說，『我當然是要盡力之所能去作，女士——』

『我姓朱，名叫福英。』

她坐下耐性的等候。仁杰手中玩弄烟斗。

『這，』他審慎的評議說。『要一默深思。我對於太太們遇到困難時，去加以援助，是不知用甚麼程序的。』

『你稱我太太嗎？』福英說。

『哦，你是朱小姐。』他抬頭望着她。『當然的。』

福英笑起來。『朱小姐！』哼，她不知多少時候沒聽見過人家給她這稱呼。但這少年稱呼時的態度——

『你有甚麼建議嗎？』他問道。

『你指着躲的地方嗎？那我就躲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也沒有人來查問或注意，那就好了。』

他二人不知不覺地接近了些，好像暗謀黨的人一樣。他到底爲她的難題吸住了。

『那辦法有相當的困難，』他急忙說，『絕不會有一個地方沒有人查問你是誰，除非，』他加了一句，『公墓。』

『那怎麼可以？』福英反對說。

『話也不錯，不過還有什麼辦法？』仁杰默思地看着她。朱福英不等他回覆，已想出了方法。

『我相信，』他說，『假設你一在我們中間出現，就要引起物議。不成，你一定要——緩緩地給人家知道。現在讓我想一下——』

他把眉頭稍微繃緊了一下。收藏一個妓女，的確是很招物議的。他能想到校長，及別的教員們對於這種舉動的反感——此外還有這些學生們也是要議論紛紛的。

忽然地他想起了一個方法，至少可以解救目前的患難。他站起身來。

『你等在這裏，』他慌忙地說。『我立刻就回來。我不在這裏的時候，最好是把燈熄了，以防外人衝進來，看見你，問題就複雜了。』

全學校的人都在吃晚飯，院子裏靜寂無聲。他雇了二部人力車，把她送到自己靜修的房間，地點是在郊外。

『躲避暫時的耳目，這所房子是很可以的，也可以說是很舒適的。』

『好。我完全信托你。前途如何，我是預測不到的，不過想到後事，倒使我有些慌

張。』

仁杰租這間房子，已有一年之久，爲的是在假期的時候，可以退到這裏來著作；那裏料到現在却變成了藏人的地方呢？尤其是像朱福英這類的女子。

『這所房子裏面沒有甚麼家具，』他告訴她。『不過不會餓着你。我明天給你送食物來。離此不遠有一口井，可以自己去打水。若嫌冷靜，可以出去散散步，風景很不錯。爲避免耳目計，這地方是再妥當沒有的。』

『有鬼怪狐仙麼？』

『沒有，』仁杰和氣的說。『不必害怕。』

『不要忘了我在這裏呀！』她機械式的說。

『那你放心，』他誠懇地回答她。『無須過慮。再會吧，朱小姐。』

仁杰回到學校，已過了進飯的時間。宿舍和教員們的單幢住宅都已燃點了燈火。大禮堂裏學生們練習歌詩的聲音很是清脆。他急忙付了車錢，回到了自己的臥室。

他正要轉身，闖出了一個魁梧的人來。

『潘先生，』柏校長威嚴凜凜地望着他說。

『啊？』仁杰驚慌萬狀。『我的意思是詢問柏校長的安好。您好！』

『您好，潘先生。今晚聚餐時沒有見着你，所以特來找你。』

仁杰咳了一聲。

『真對不起，要校長親自勞駕！有什麼事麼？』

『政治研究會定要請你花幾天的時間，同他們討論一種政治問題，你抽得出時間來

嗎？』

仁杰拿手帕擦了額上的微汗。

『哦，可以，可以。』

柏校長頓呈和氣的顏色，雙手搭在仁杰的肩上。

『潘先生，你不久會博得相當的聲譽。』

仁杰暗自同意這句話——至少，如果康小姐還要來尋他開心的話。

(六)

康老先生的大廈中，自然是極幽靜極清雅的。鳳林也恬靜無慮地住在裏面。突然間，她不安起來，歎了一口怨氣，越想越弗能自抑，翻轉身來，把面仆在枕上，兩手緊緊抓住床榻的旁邊。

離她家幾丈遠有一所公寓，公寓裏的勞先生正穿了睡衣，一邊喝酒，一邊談話。

『她在我未接到電報前一二小時買了那翡翠。真倒霉。不然，我很可以在這裏找出大價錢的主顧。』

『我看你似乎不大以這爲意，』杜孝若說。

『當然，以爲意又怎樣！如果她有與我競爭的意思，我倒不肯輕輕放過。』

『你怎知她沒有此意？』

『她的行蹤，我已調查了。』勞先生放下酒杯，舒適地靠在椅背上。『你曉得，老杜，我絕沒有她那種漏關偷稅的本事。老實說，關員們預備捉拿她，但是怎麼也查不出

形跡來。」

『沒有比這個女子更靈巧的嗎？』孝若說。

『這女子不僅是靈巧，』勞坤山說。『她很鎮靜，很機敏。我對於她當留神一點。』

『嗯，對啦，』孝若說。『我來的目的不是要聽你談那個女子。是有一件事要同你合作的。』

『運什麼貨物進口麼？』

『正是，』孝若說，他深深地，緩緩地吸了一口烟。『我在作鑽石生意。』

勞坤山笑起來。『那不是容易的。』

『你不必慌，』孝若說，『我不知怎樣將鑽石運進口，但我知道鑽石的時價漲了三分之一。近來有錢的人們都在購買鑽石。因鑽石比其他不動產，公債券還妥當些。這筆生意，是很可以作一下的。』

『老杜，老實說，你對鑽石的鑑賞不見得很高明吧！』

『話雖不錯，但有把握的事，是不妨試一試的。我已買了幾顆，希望你這精靈人替我設法帶進口。』

『我！』勞坤山道。他微微的一笑。『真是好笑，老杜，你那裏出得起我所要的代價！』

孝若放下烟斗。

『一千塊錢如何？』孝若說。

『你想想。這種勾當除了用頭腦，還得冒犯國法，你知道麼？』

『當然知道，否則，我怎出偌大的代價呢！』

勞坤山搖搖頭。

『我是不願幹的。』

『怎麼啦？一千塊還不願麼？真是笑話。』

『讓我想想看。總得想個穩妥的辦法。』

『巧妙方法，你是想得出來的。』

孝若去了一小時，他纔回到客室裏。他無精打彩的燃了一根香烟，坐到寫字檯的旁邊。他在那裏默思了好一些時候。

郵票，鑽石，靈巧的女子——這三樣勞坤山都重視。郵票，鑽石和——他突然地伸直了腰幹。

『哼，』他沉思地說。

(七)

次日潘仁杰下課之後，俯首坐在寫字檯旁邊，若有所思的樣子。數學教授畢安之突如其來的在他肩上一拍。

『仁杰，打網球嗎？』

『今天不打，』仁杰答道。『今天有點事，你能把汽車借我一用嗎？』

『可以，』安之說，『喂！是你的別墅去嗎？』

『對啦，』仁杰留神說，『正是——』

『好極了。我與你同去。我有一個月沒有到郊外去。』

『下次同我去，安之。你看——』

『噢，』安之說，『祕密嗎？有甚麼事——難道裏邊藏有女人嗎？』

仁杰覺得耳根紅熱起來。

『那，』他勉強地說，『不過是——開開心。』

聊。

『開開心也好。』安之笑嬉嬉地說。『好，等一會再見吧。』

仁杰先往南貨店買了一些食物和火油，還買了一本紅樓夢給福英消遣。

他走進福英所在的房間，見她正在看他的稿卷，覺得非常奇怪，想必她是極其無聊。

『你來了！好極了，』她迎着他說。

『你在這裏舒服嗎？』

『我很舒服，潘先生。所可惜的是昨夜許久未有睡熟，所以拿這稿卷看了一陣纔睡着。你帶了這麼多的東西來麼？我將怎樣感謝你呢？』

『小意思，沒有什麼，』仁杰說。他坐定後釘着眼看她。

『有什麼事麼？潘先生？』她面紅耳赤了。

『朱小姐，我在想我們以後的行止。這小小的屋子目前是可以住的，久住是不成的。必須想個方法使你住到我們村鎮去。不過須躲多少日子，纔可平安無事呢？』

福英是不能準確知道的，照她想，是越長越好。

『關於我的事，你是有權利知道的，』她忽然說。『我曾在煙廠和舞廳裏工作過』

仁杰怕她往下說，說出更不中聽的話來，便打斷了她的話頭。

『如今那都不重要，』他急促的說，『這些閑話可以不談。』隨卽朝她一笑。『不過我很領略了你的坦白，這倒叫我佩服你。』

『難道你不要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人？』

『我知道或不知道沒有關係，』仁杰慎重地說。望她看了一眼。『你會作些甚麼事？』

『我會跳舞。我的舞藝可以說是不錯的，任何種類的舞都會跳。』

『此外還能作別的事麼？』

『我想不出我能作甚麼別的事，』她停頓了一會，而後這麼說。

『會作針線麼？』

『作針線？哦，補絲襪我是會的，大概跳舞是沒有甚麼益處的吧？』

『那也不盡然，』仁杰說。『不管甚麼事，作到精的地步，皆有它的價值。你有跳舞的才能，不管甚麼才能對於人生都是有益的。你並不是一無所長。』

他望了一望手錶，就站起身來。

『我週末有事，要到下星期一才能來看你。到那時，我希望能有一個安頓你的方法。再見吧。』

(八)

培德學校全體學生三百餘人，去參加康老先生所捐建的圖書館的落成典禮。會場的前排坐着的，不是校董便是畢業生中之有名望者，不是年長的教授，便是各團體各機關的代表。

那天天氣晴朗。仁杰靜候校長領着康老先生而來。

畢安之忽然把他肩頭一拍。

『那不見得是康先生的夫人，服裝那麼妖豔！』

仁杰回頭一看，祇見汽車裏邊，坐在開車人旁邊的是柏校長；開車的——仁杰不敢自信地仔細一看——嘿，竟是康老先生的女孫公子！

『這，』安之嬉笑着說，『是我們這裏老頭子們沒見過的漂亮姑娘。』

全體的人員都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柏校長站在門口一一的給她介紹。她來作她祖父的代表，因她祖父不堪路中的顛簸。

『我們先祈禱。』

柏校長娓娓動聽地禱告了一番。每個人都坐定了。柏校長等會場寂靜之後，便將自己主席的地位推讓給鳳林。她從容地演說起來。

『我先向諸位道歉，家祖父因有不適，今天不能到會。我代表他來向貴校道賀。當家祖父派我來時，我絲毫未猶疑，因為我也是培德學校的一員，家父也曾在培德讀書。』

『不必要我多說，這座圖書館之落成，比言語所表示的意義還深。它裏面不但有磚瓦，木料，石頭等物；還有一位勇敢有為的青年在此肄業過。諸位如果認識他，定必看重他。只是他與許多其他青年一樣半途夭折了。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我想幾萬座圖書館，也不能挽回他的生命。但有一事希望諸位明白，家祖父之所以將此圖書館贈予貴校，並不是為自己的兒子立紀念碑，乃是希望貴校的青年學子，能從其中，獲得巨大的利益。』

『所以，凡進這圖書館的，能以之為友，就不負家祖父的願望了。現在謹將這圖書

館獻給培德學校。』

她從柏校長手中接過一把鑰匙，走到圖書館的大門。正當這門啓開的時候，傅先生領着歌詩班，一邊唱一邊走的進入了圖書館。

敬獻禮行完以後，許多人圍着她。仁杰望着那羣圍着她的她，心想這姑娘倒很不錯，替康老先生爭光不少。便暗自笑了一下，趨上前去與她致敬。

『好嗎？潘先生，』她恭而且敬的說。

她觀察的神氣望着他。康鳳林儘管奇怪，仁杰却絲毫不露聲色。

『我很拜服你今天的演講，』他禮貌地說。『請代我致意康老先生，可以嗎？』

『當然可以——』

『這次得有機會再見你，實在榮幸，』仁杰說完這句話，鞠了一鞠躬就退去了。

(九)

如果仁杰以爲這是末次與康鳳林相見，那便錯了。正在他上課的時候，校長引着她來了。仁杰急忙站了起來。

『康小姐接受了我的邀請。參觀課室。』柏校長說。『她指定要參觀你的課室。』

『那，』仁杰說，『我是榮幸之至。』

『歷史是最深最有意義的一課，』鳳林說。

『康小姐，恕我少陪，』柏校長和顏悅色的退去了。

『請便，我在這裏聽一聽。』

仁杰安排她坐在文伯同的旁邊，又回到講壇上。鳳林雙手放在膝上，恭而且敬的聽着。未到下課的時候，仁杰就下了課。他將稿紙收入了皮夾，便和她談了起來。

『這就是培德上課的情形。』他說。

『很有興趣，』鳳林答道。『你近來遇了甚麼興奮的事情沒有？』

『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康小姐。』

『哦。』她停了一會。『沒有不速之客來拜望你麼？』她恍惚的樣子問道。
仁杰早料到這一着。他極機警地說：

『不速之客來拜訪？』

『一個女子，沒有嗎？』

『一個女子！康小姐！那，沒有。你怎麼問起這？』

『沒有緣故，』鳳林說。『不必談這，我想是我記錯了吧。』

他送她進了汽車。『你祖父有你這麼精明的孫女，必是高興非凡。』
她嘴唇翹了一翹。

『多謝你。喂，潘先生，如果有女子來，你切記着——』她又停住了。

『對不起，』仁杰恭恭敬敬地說。『你剛才說什麼？』

『不必提，再會吧。』

她的汽車出了校門，她皺着眉頭，將車墊拍了一拍。

『她想他是與誰開玩笑啊？』

這使仁杰在她的印象中更有趣味。

(十)

仁杰毫不顧忌地又向安之借了汽車，安之越是生疑。他走進他的別墅，左膀挾着香烟，腦筋正在想朱福英能在此藏多少日子。最奇的是朱福英改變了。面目雖是原樣，服裝却換了她平日工作時的服裝。而且房子打掃得很整潔，這使仁杰不無快慰之感。

「哼，我想你永不再來了哩，」她一見仁杰便這麼說。

「那末你是朱福英了，」仁杰說。

「怎麼？哦，你的意思是說我的樣兒改變了麼？我若能將皮色一變，就可以說是另一個人了。希望你不要怪我穿這一身衣服。我整天穿那一身衣服坐着討厭極了。我這個樣兒難看吧？」

「沒有甚麼難看。」

「那倒很好。」

「朱小姐，」他肯定的說，「不要整天說這些兒戲的話。」

『好，聽命，』福英說。

『如果你有意思要學，我很願意指導你。我覺得人的談吐很重要。等放了暑假，我纔有工夫。』

他自己覺得失了言，因為這話暗示着他與福英將有進一步的情感。

『真的！』她喜極欲狂地跳了起來，突然間摟着他的頸項狂吻。隨即她向後倒退了一步。『請你不要動怒！我實在是無心。無非是忘了形。的確是真話！』

『當然，』潘仁杰說。『簡直是忘了形，我明白。不過從此以後，』他笑着說，『再不可忘形，一心記住你的舞法，把我當作一具幫助你的機器好了，不要用情。』他吩咐她。

他去了之後，福英望着他的後影，相信自己終有得他信任的一天。

『沒有我不能獲得的人。』她自言自語地說。

以後仁杰不願再冒昧地借畢安之的汽車。安之也許會起疑心。他獨自一人向郊外的別墅走，一手挾了一包香煙，一壁在想不知還有多少時候纔能脫除這麻煩……雖是這

樣，他不知不覺的走到了他的別墅，看見屋子比從前清楚整齊，看見一個女子居然穿了他的工作衣服在園子裏栽花。仁杰見此情景，甚覺快慰。

『嘿！我以為你再不來了哩！』她迎着他說。

『那末，我的眼睛沒看錯麼？是你麼？福英！』仁杰道。

『怎麼啦？你的意思說我變了麼？如果我能夠將這頭電燙的頭髮弄直，更容易裝出一個男子的模樣。我希望你能原諒我未先得你的許可，就把你的短衣褲穿上了。我坐得倦極了。你看我的這個樣兒像鬼不？』

『不，你像個人。』

『像個人？』

『很中看的人，』仁杰有意地說。

『哼，那再好也沒有了。』

『朱小姐，請你不要多說這些沒意思的話，聲音也當細柔一點纔是。』

『我明白，』福英表示接受的態度說。

他笑了笑，就坐到帆布椅上。

『我想你一定覺得時間悶而無聊，你看的那份小說雜誌還有味嗎？』

『還不錯。但我這幾天看了你的幾本書。這些書都是你寫的嗎？』

仁杰驚奇地望着她。哼，他那部書完全以清末和民國元年的大事為背景。

『當然文字是我自己寫的，』他說。『你真的覺得這本書有趣味嗎？』

『的確有味。只是我想你該多放一點戀愛的故事進裏面去，叫它們更有趣味。我覺得愛情越多越好——愛到一團糟也未必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想，』仁杰說，『對於戀愛我決然不是權威的作者。』

『你從來沒有真正的戀上一個人嗎？』

『沒有，』仁杰擺了擺頭，『這經驗我是沒福嘗試。我們現在談話正經事……我為你的事想了好幾天。』

『我這幾天也想到一些關於你的事，』福英不期然而然的聲音說。

『福英！你想了一些關於我的什麼事呢？』

『我不能說，』福英答道，『我什麼也不能說。』
其實她已說了，不過那不要緊。仁杰已很有把握。

『我聽說孔太太，婦女俱樂部的部長，早就計劃創辦跳舞班。她相信舞藝能叫人的姿態文雅，身體壯健。我想再復興她的這種計劃。或許將來也可擴大成爲一所跳舞學院。你本來就是一個中學生，我想婦女們決不把你當爲一般普通的婦女看待——』

『對啦！』福英興高采烈地喊起來。『什麼舞，什麼步法我都會——』

『不幸的就是，』仁杰慢吞吞地說，『你的談吐會嚇昏我們這裏的嬌嬌太太和少奶奶們。你最好是多用腳，少用嘴。』

『我決然不多開口。像蚌蛤一樣閉得緊緊的好不好？』

『那正是教跳舞的好方法，』仁杰說。

『你的意思是說我教育程度不夠麼？那也不錯，我祇讀完初中。我希望，』她不安的神氣說，『過些時日會有進步的。恐怕我不配擔任這事吧！』

她的聲音漸漸低下，似乎很失望的樣子，仁杰咳了一聲。

『你如果真有意向上，』他留神的說，『福英，我能幫助你。我深信立志向上是第一步。學校不久就要放假，那時我就有閒暇的時間了。』

他停住了，回味自己剛說的話。似乎是把自身弄到不能脫除麻煩的地步。

『我已打聽好幾處，』他又說，『知道安太太家裏的亭子間出租。我想你最好是搬到她那裏去住，我可以教你英文——』

『我的潘先生！』她的聲像獲得了頭獎一樣。『我也可以幫她燒茶煮飯，混一口飯吃——』突然間她跳躍起來，摟着潘仁杰狂吻了一陣。

隨即又退縮了一步。『不要發氣！』她憂急地哀求。『這是無意的。憑天發誓，我不是有意的！』

『當然，』潘仁杰說。『簡直過於放浪形骸，我明白，但從此以後，』他微微地笑着說，『把你整個的心放在跳舞教授法上。那末把我當作一架幫助你的機器，不要發任何感情，』他如此地教導她。

他去了之後，福英望着他的背影。深深感激他這種善意的栽培。

『這是我唯一不能遺忘的恩人，』她自言自語地說。『他是我的救生艇。』

(十一)

至於康鳳林爲甚麼打電話給她祖父，她自己也不得而知的。她那天早晨離家以後就到了她祖父的別墅。她祖父那天頂備款待戴上校，據說戴上校是康老先生最器重的一位，交往亦有二十多年。

她一到別墅便開始打電話，接電話的是她祖父的書記小湯。

『我很願知道你是否重要的事，小姐？』小湯有禮地問。因爲你祖父正在休息，除非是極重要的事，不然，我不願去驚擾他。』

『休息？』她重複一句。『這時候休息？難道戴上校不在那兒麼？』

『我不得已辭謝了戴上校的探訪，因爲今晨醫生勸康老先生靜養幾日。不過你也用不着慌，大病是沒有的，無非是防患於未然。』

鳳林聽了這電話，自然是有些不安。拾起帶來的幾件零星物件，急忙趕程回家。到家時已是夜靜。

當她走進門的時候，男傭人正在熄滅走廊裏的燈。他見了她自是驚訝。她只點了點頭。

『阿金』，她簡單地吩咐，『送幾樣點心到樓上來消夜。』

她脫去外衣，便到祖父臥室輕輕地敲了一下門。

她沒有聽見什麼回聲，除了一架鐘噉噉噉的響。

『怎麼？』她聽見祖父追問的聲音。『怎麼？怎麼？』

她推門進去。祖父正靠在枕上，旁邊的燈光沒有燃着，只有熊熊的火爐射出一縷半明不滅的紅光來。

『爺爺，怎麼啦？』踏着大步走到他的床邊。

『這些醫生，』康老先生哼聲歎氣的說，『他們以為心跳動所以人活着，其實呢，正是因為人活着所以心跳。鳳林！我很歡喜看見你回到家來。』

她彎下腰，摟着他的頭項，隨即坐到他的身邊。

『你怎麼一天就回來了！』他問道。

『我記望你老人家，』她回答說，微微地一笑。『爺爺，這樣的話我是不會對第二人說過。』

他釘着她看了一會。『真奇怪！』他慎重地說，『這些青年追求你，怎麼沒有一個獲得你的愛呢？』

『這些人我一個也看不中，』鳳林說。『我看像爺爺這樣的男人是尋不出第二個來的。』

康老先生把頭項挪動了一下。

『鳳林，』他突然地喊了這一聲，隨即停止了。

『怎麼啦爺爺？』

『你心目中還有願嫁的人嗎？』

她搖了搖頭。

『那個留英的學生呢？』

『樸之安麼？老老實實說，他的興趣和我相差太遠，他是書癩子，我喜歡攷古

家。」

「嗯，康老先生說。『姓梅的呢？』」

「那我不知道。許多人都以為我會嫁給姓梅的。」他聳了聳肩頭。「照他們的猜想，我一年要嫁三次，纔能使他們的猜想實現。」

傭人端進點心來，打斷了他們的話頭。鳳林接過，便送到祖父身邊。

「爺爺！我們家裏的老習氣夜半進點心，不是嗎？」

康老先生心不在焉的點了頭。他拿了一塊蛋糕，若有所思地向她望着。

「如今的娛樂場所多得很，」他哼聲的說，「許多青年都迷在裏頭了——迷得糊裏糊塗，我希望你嫁給一個能奮鬥的人，能將你的愛情看爲至寶的人，永遠爲你的保障，信實可靠，有精神有魄力的人。」

他的孫女望着他笑了一笑。

「你有沒有甚麼名字提出來，與我所想像的人相稱呢？我希望你能獲得這麼一個丈夫，纔相稱——」

『好爺爺！』鳳林用懇求的口氣說。『不要這急急地把我嫁出去，喝一杯熱茶吧。』隨即不知爲什麼祖孫二人都沉寂了。除了爐中的火時時射出熊熊的火焰，大鐘噉噉噉噉而外，什麼聲音也聽不見。突然間鐘敲了起來，噉噉噉噉……

鳳林一驚。

『我該回到自己的房間去，讓你好好的安睡，』她說，『明早會，爺爺！明天一早就來看你。』

她又攙了他一會纔起身。康老先生一直目送她出了房門。突然勉強撐着手肘。

『鳳林！』他喊道。

鳳林驚異地轉身走到他的床邊。

『爺爺！有什麼事麼？』

他滿腔熱誠地望着她。

『鳳林！我最疼愛你，你知道嗎？』

『好爺爺，當然知道。』她撫摸他的前額，『我在世上最親愛的人就是爺爺。』

『我要靠你，』康老先生深沉的說。『記住這。我要靠你。』
鳳林繃了繃眉頭，不知所云。

『我不明白你老人家的意思，』她沒有把握地說。

『你將來會明白，』康老先生說。

『明天見吧，好寶貝！』

『明天見爺爺，』鳳林溫溫存存地說。

她去了以後，他靜靜的躺了一會兒，隨即掀去棉被，披上了外衣，穿上了拖鞋，走到窗口望見廣州冬季街道的情景，電燈如星，行人如龍，都市夜生活的風習儼如巴黎紐約一樣。

突然間他打了一個呵欠，覺得要睡了，回到床上，他覺得一切都使他快慰，明日用不着請醫生，還可以同戴上校下一局棋，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散步。他得意地笑了一笑，便鑽進棉被快快樂樂的睡了。

他的書記小湯輕輕巧巧進到他的房裏，問着說：

『老爺，你還要甚麼？』

『沒有事了，』康老先生心滿意足地說。『替我把燈熄了吧……』

那是最妙的去世法。許多人這樣講。小湯說他昨夜睡得這樣安神是少有人能有的，若是他作了甜蜜的夢，恐怕也不會失去，因為他從昨夜睡下去就沒有醒過來。每人都有他的人生觀，除了鳳林。

『他是到了去世的時候！』她反抗的說。『什麼鬼話！我們直可以說他是如同時辰鐘一樣，發條走完，鐘擺便停了。』

(十二)

過了二星期，梅叔庭——她祖父的律師，希望她對於人生稍稍瞭解。他在康家的客室裏踱來踱去，他的兒子道南都坐在大椅上玩弄手中的鑰匙。

『我以為康老先生會取消這新遺囑的，』道南的父親叔庭自言自語地說。

道南搖了搖頭。

『那位老先生，是說一不二的人。遺囑不大妥當嗎？』

『妥當！你看了就會明白。』叔庭拿出錶來看了一看。『我希望鳳林能快點來，』他說時，回來的踱着。

他等了不大一會，鳳林已由樓上走了下來。他的樣兒雖是悲哀，兩眼微紅，却一點不像喪氣的樣子。

『對不起，累得你們等了許久，』她簡單地的說。

他們搖了搖頭，道南朝他笑着。他們談幾分鐘，對於弔喪的電報這麼多，鳳林也表

示驚訝。她吩咐小湯一一記下。

末後她向叔庭點了點頭，他們便開始將遺囑展開。

『這遺囑是你祖父未去世以前不久所寫的，』他說，但眼睛注視着她。

『原來如此？』鳳林帶着不大起勁的聲調說。『但祖父所遺給我的最高貴的財產不在這遺囑裏，都在我和他二人末次談話的記憶中，比任何財產都有價值。』她搖了搖手。『對不起，我打斷了你的話，請往下讀。』

梅叔庭律師咳了一聲，便將遺囑的條文，一條一條的讀下去。

其中有一部份的財物給康老先生前僱用的人，慈善的機關，教育機關，以及幾個知己的朋友。給戴上校的是幾件精緻的用品和一副象牙棋，棋盤註着這幾個字『可惜我這位象棋的老手不能陪你。』遺給培德學校裏的潘仁杰教授是五千元，希望他能藉此著一部好的歷史課本。』

鳳林驚訝地坐起來。

『請等一會，』她驚訝地說，『祖父最近會見潘先生一次。難道這遺囑是這麼最近

纔寫的麼？」

『是你這次由香港回來後的幾天寫的，鳳林。』

『哦！』鳳林說，又突然地表示不起勁的神氣。

以下的幾分鐘，她伸着腰留神的細聽。她的祖父吩咐將所有的田產地產——除了城裏的房子以外，消夏的大廈以及廐馬，都要變賣。她奇怪祖父爲什麼要這麼安排。她愛那別墅，這是祖父素來知道的，祖父自己也愛那別墅。

遺囑中還要將三部汽車和小汽艇也出賣。梅叔庭也停了一會。他取下眼鏡，用手帕摸擦。鳳林等得不耐煩。她越來越覺得祖父的遺囑不可捉摸。

叔庭又繼續念着。

『我最疼愛的鳳林，』他念道，『一向是我最寶貝最有希望的孫女，從未知金錢的價值，常捲入冒險驚人的動作中，爲深深關心她起見，每月給她二百元。這每月二百元的供給的時期，有效是十年。十年後我所有的不動產都交給她。到那時她如果未學到人生的深意，深願她能從錢中得着快樂。』

鳳林慢吞吞地靠在椅背上。以後律師的每個字她都聽不清楚，似乎離她很遠。

『二百——』她說。停了一會，再說，『二百』——這簡直是使她太不能相信。

『我往下念嗎？』梅叔庭問。

『難道還有麼？』她問道。

『在這十年中，不論我的孫女每年賺多少，我要執行人與她一筆錢與她所賺的相等，』梅叔庭抬起頭來。『那意思說，』他解釋道，『如果你一年賺了五千，就從你祖父的產業中取五千元給你，你明白嗎？』

他又繼續念，越念越奇，越使人真莫明其妙。他念到不許將不動產抵押。所當付的稅項，城中大廈的維持費，傭僕等的一切薪俸都由產業中支取；其他的用項歸屋主康鳳林自理。並註明城中的大廈不准出賣或抵押。

鳳林驚得目瞪口呆，突然大笑起來。二百元一個月還住得起那座大廈。我的祖父莫非是與我開玩笑。律師又不關痛癢的念。

『我不願使我的孫女受辱或不快樂。我唯一的希望是暫不將全部的財產支給她，要

她自己奮鬥，剷除不快樂的因素。但如果她一旦到了極貧困時，我已預備了一筆非常時期的款子，交在一個朋友手中，這朋友隨時能幫助她。」

鳳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雙手緊握着。

「這簡直令人難信，」她緊張地說。「這是——這是——什麼非常時期的款項哩？老實說，我覺得現在每分鐘都是非常時期！」

梅叔庭若有所思地摸了摸頭。

「鳳林，這一點我也不大明白，」他承認說，「你祖父必是另有一筆錢爲你，至於有多少，交給了誰，我就不得而知。」

鳳林睜圓了眼睛望着他。「你不得而知！那麼，你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他搖了搖頭。「那當然有受他托的人知道，據我的猜想如此。」

「滑稽極了！」鳳林評議着說。「祖父遺囑的執行人這筆錢交給誰。這纔是笑話！」

喂！祖父寫這遺囑時神志清醒嗎？也許他因一時氣我，但也不致如此。」

「鳳林，你的意思是說這遺囑有懷疑嗎？」

她緘默了一會。隨即咬着嘴唇，扭了扭肩頭，表現不耐煩的樣子。

『那倒也好，』她乾脆地說。『我不會這樣侮辱祖父。但對所謂最疼愛的孫女竟留下這遺產！還加上，』她含糊地說，『一些座右銘。指示我世上最好的東西不是錢，還有比錢更好的東西。』

『你如果從事計劃——』梅叔庭聚精會神地說。

『計劃？』鳳林譏誚地說。『我的計劃大着呢。真是，大着呢！我到各處去專門搜買郵票。把我第一個月的生活費一時都化掉。給郵政局發點財。』

梅道南覺着鳳林很不悅意，正在一種反抗和譏罵的心境中。他覺着這會使她有劇烈地反應。她一生中未曾受過這樣不稱心的待遇。

(十三)

潘仁杰不以自己寫給鳳林安慰信爲滿意。他雖然對鳳林深表同情，字裏行間倒也不易表白自己的心態。雖是這樣，當他收到梅叔庭的信時，更認爲寫安慰的信是不夠的，非親自去弔唁不可。因此他在學校考試完畢，送畢安之上船以後，他便起程來見鳳林。

老金，康家的老僕，引他到一間小小的客室。不到一分鐘就聽見急促的脚步聲，鳳林進來了。

很明顯地她正預備出去，因爲她穿了一身騎馬的服裝，拿着球拍子。不知怎的，她站在那兒，似乎是閃電一般地使他注意。

『好嗎？教授，』她有禮貌地說。『我沒料到你會來。』

她拉了一張椅子請他坐。

『我希望我不耽擱你的時間，』仁杰說。『我只要同你談幾分鐘的話。』

『沒有關係，儘管談，談那關於歷史的事嗎？』

『不是，不是，現在是暑假，應該休息些日子再談歷史了。』他微笑着。這是鳳林初次見他的笑。這身段細長，精通史學，善藏少女的教授應當多露一點笑容纔對。隨即他又沉着起來，表示他對於他祖父去世的惡消息，是多麼的難過。

『但，』他又加一句，『我絕未想到他老人家在遺囑中會記得我。』

她微微一笑。『我也是那麼想，教授。』

『我不懂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仁杰問。

『哦，沒有關係。我也很願意看見他老人家的遺囑使不少的人得到利益。不過大體說來，未免有些奇怪。』

看鳳林的神氣似乎對康老先生的遺囑意態漠然。不過這不關他的事。

『我是特來向你表示我是怎樣感激你的祖父的。』

『那無非是祖父歡喜作這類的善事，』她漫不經心地說，『你要知道，金錢不是一切。』

『我深謝他老人家的善意的。』說罷，他起身告別，『如今學校放了假，我想同一

位同事畢安之到外埠去，他在船上等我，我現在得要去了。」

「我同你一齊去，到江邊散散步，吐吐氣也好。」她開的那部汽車是她常常用的。

仁杰見她駕車的氣度很沉着，很自如，很是欽佩，到了碼頭，安之已在船邊站着等候。

『的確，』安之說。『你與那天清晨到我們學校來的那位神氣十足的小姐一樣的

美！仁杰，你記得那姑娘嗎？其實她的服裝並不像她，一點也不同。』

『安之，』仁杰耐性地說，『她就是那位小姐。康鳳林小姐呵！』

『酷肖，』安之引以為奇地說。

『自我有記憶力以來，我記得沒有不像自己的時候，』鳳林同意的說。

『你到外國去過的麼？畢先生？』鳳林問道。

『去過。仁杰和我於二年前一同到外國去的，我是特別研究工程；但最值得是我們人比了二次武，坐了兩次監獄。』

『你這話是真的！』鳳林抽了一口氣說。『你們這當教授的文人也會比武，那怎可能！』

『完全是碰巧，我老實對你說，』仁杰急忙說。『有一次我正在攝取軍隊檢閱的照片，另一次是一時停不住腳踏車。那的確使我們難乎爲情。』

『他們趕了他八里路，』安之說。『警笛啦，槍啦一齊發作了。』

鳳林哈哈大笑，那一笑真算得是痛快的笑。

『教授，那末——那比武又是一回甚麼事呢？』

仁杰拘促地動了一動。『我同一位編輯先生辯論，他的論據離事實太遠，結果我們倆便動起武來了。幸而警察走來干涉，不然我就要打斷他的手，叫他不能再握筆了。』

『他的拳頭打起人來真比鐵硬，假使不是那警察來，我怕那位編輯先生的手是已經斷了。而且我在旁邊等着助他一臂之力。』

鳳林手托着腮，沉思，觀察，頗感興趣地望着潘仁杰。

『你還知道別的關於他的事嗎，安之？』她問道。

『你指仁杰嗎？仁杰是個怪人。你知道麼？他如今正追求一個女郎，』安之說。

『安之，不要胡說，講別的有趣的事來聽。』仁杰故意把話撇開說。

「不要提學校的事，」安之說，「如今放假，誰愛提那家常便飯的事。」

「一個女郎嗎？」鳳林溫存地問。「真的有這回事嗎，安之？不至於真的與那女郎有甚麼事吧。」

「你不要聽安之的胡說，他是無中生有的，」仁杰說。

「你講他同那女郎的事給我聽吧，安之，」鳳林追問的神氣說。

「他的那女郎至今還是一個謎。但風聞她現在還住在安太太家中，仁杰已去見她好幾次。你端詳仁杰這種人何苦常向安太太家中跑，而且他們彼此不相識，你看是爲的甚麼！」

仁杰祇見鳳林兩眼釘着他看。他若無其事地燃着烟斗慢吞吞地抽。

「我也是這麼想，如其不是爲那女郎，他是無理由常到安家去。」

「爲甚麼沒有理由呢？」仁杰申辯着說。「我看你們這樣誣賴我的動機，這倒真是一個謎。」

「她長得極美嗎？」鳳林問。

『福英不能算醜。她從來沒機會上進，我不過是竭力地援救她。我也不討厭福英。』

鳳林哼起歌曲來。突然地她的嘴唇顫動了，連忙把兩手掩着臉，祇見她的肩頭急促挪動。

『你把她弄哭了，』安之嚴重地說。

『這位鳳林小姐，』仁杰說，『不過是在笑那藏在肚皮裏久欲發洩的笑哩！』

鳳林抬起頭來，兩眼的眼水也笑了出來。『對不起你，』鳳林氣喘喘地說。『我倒是一個笨伯。我這纔想起來。好吧，如果你安排她遇見棘手時，儘可送她到我家來。』鳳林送他們上了跳板。他們並沒有進到安之的艙裏，因為安之說上下扶梯的人多而且擁擠。因此他們在大餐間的餐室裏坐下了。安之望見一個上船的客人，突然間從鳳林的身後站起來張望。

『那裏有個男子釘着你看。我不是怪他不應該看你，也許你認識他吧。』

鳳林把頭稍微抬了一下，見一個穿灰色西裝長而瘦的少年，的確是停在大餐間門口

向她看着。突然間這少年走到她面前。

『康小姐，你好，』他有禮貌地說。『上個月我同你一船從香港來的。』

鳳林把肩頭抬了一抬。

『那同船的人多着哩，』她若無其事的說。

『我怕你不記得我了。我名叫勞坤山。』

『對不起，我是不記得了，』鳳林簡單地說，沒精打彩的向着別的地方看。

仁杰把他從頭到腳看了一眼。當然，船上遇見熟人並不是不普通的事，只是不知怎的這位姓勞的，他看起來是不大喜歡。也許是因為他有點特殊的地方。

『康女士，你今天晚上也上船麼？』勞坤山問；他問的聲音也有點特別。

鳳林稍微笑了一笑。『唉，那我倒——』

『喂』安之說，『你曉得凡是好看的姑娘，總是在船開頭的前幾分鐘上船的。這是天經地義。』

勞坤山的黑眼睛從他射到鳳林的身上。

『那末，你大概是不去哪，』他說。『我希望你原諒我的冒昧。』他鞠了一鞠躬退出去了。

潘仁杰看着他的後影說，『奇怪吧！我也不喜歡這個人。』

勞坤山是不在乎仁杰之喜歡與否的。他若無其事地，笑咪咪地走到自己的艙裏。

『同船的人多哩，』但這句話不要緊。他所要曉得的是鳳林今天晚上走不走。

他從他的艙裏走到甲板上。一個侍者正在那裏抖地氈。

『上船的人真多，』勞坤山對茶房說。『我簡直要站這裏避一避，否則會被他們擠到水裏去。』

『的確是，先生，』茶房說。『這次船上的客人都滿了。』他彎下腰拾了一隻像自來水筆的東西。『先生，這是你落掉的嗎？』

『我想是我的，』勞坤山說，『謝謝你。』他扭開了這個東西的蓋子，倒出了八粒很完美的珍珠到他手上。『這都很好，』他說。『有些很寶貴的珍珠項鍊，非這種珍珠鑲配不可。』他把它們又放進管子裏，蓋上蓋，插進了口袋。『沒有遇見甚麼困難吧，

克維？」

『沒有，』克維說。『目前還沒有遇見甚麼事，但是海關的人不久總會知道的。我真不喜歡這種茶房的工作。』

『等一等我會有法子調換的，』勞坤山說。『我常常這樣做。一件事總不能做得太長，再會吧，克維！希望你順利。』

他遞給克維一個信封就下船去了……

這時鳳林和仁杰與之安握手話別，走到了碼頭之外，坐上了汽車。『我想，』仁杰說，『不久你也會出門去一趟，說不定週遊世界。』

『我怕不見得，』鳳林慢吞吞地說。『其實我現在討厭出門。』

仁杰燃着他的烟斗，一面吸，一面說，『你知道，』他說，『說起來也奇怪，你的祖父留了五千元給我，而我倒覺得同你一樣富有，也許是這一筆款子得以完成我所要成功的。』

大家沉靜了一會。隨即鳳林大笑起來。

『現在五千塊錢在我眼睛裏也很多呀。』

仁杰似乎沒有聽正確的朝她看了一眼。『你方纔說的甚麼？』

『的確。你曉得五千塊錢，在我看來何其多？是我兩年的生活費哩！』她把頭點點。『我的祖父在以後的十年，每月給我兩百元的生活費。兩百塊錢一個月！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他驚奇地朝她望了一望。

『你看，那該夠得很吧？』鳳林說。『兩百塊錢一個月。有時我一個月的縫工也不止這幾個錢哩。你看好笑也不！』

『要十年啦？』他重複一句說。

『正是如此。到那時我纔可以享有錢人的福氣，但十年算甚麼？十年不過像一個閃電，你看那些殺人犯和土匪坐牢一坐十幾年，一旦放出來，還是去幹他們的舊事；不過這十年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時期。』

仁杰縮了縮頭。『但是這沒有理由？咳，也許有它的理由。我的祖父是上古時代的

人；他有些標準是我們所不能達到的。他大概看出我是個不善料理家事的女子。」

仁杰這纔明白。原來康老先生不滿意鳳林生活的方式。「那你也可以嫁，不必靠這筆錢。」

「就在這一點上，」她嘆了一口氣。「是我的弱點。我對於婚姻的事很守舊，說起來你們很難相信。我一向要我的婚姻爲我最興奮的事。也並不是像人家在報紙上大搖大鼓的吹，不過我總希望像神仙故事一般的婚姻，經過多少困難男的纔得着了女的，因爲我這一生只有這一次的婚姻。」

「但是甚麼你祖父一定要指定十年哩？」仁杰說。

「哦，我想祖父以爲十年期間總可看出我的成敗來。很明顯地，他大概是希望我做一件甚麼事。也許是希望我對於宗教熱心，去做一個傳道的婆婆。」他做了一做鬼臉。「教授，你覺得我這想的怎樣？」

他現在對鳳林要幹甚麼倒沒有興趣，但在他們回到城中的路上，又談及了這問題。「當然，」他趁勢地說，「許多人有兩百元一月是很夠了。你得曉得這是可能的。」

『哼，那不過是渡渡命吧！』

『那，也要看人怎麼用。』

突然間，他兩人沉默了一會。仁杰很感覺她一種不高興的神氣，於是他說，『自然這遺囑是有點不近乎人情。但是如果你祖父不關心你的事，必定是把整部的財產贈給別人。也許這與你有益。』

『教授，』她很冷酷地說，『我想，甚麼與我有益，不是你的事。我先以為你是一個很可造就的少年，不要把我對你的好印象打消了。我倒很願意與你做朋友哩。』

哼，原來她還是一個可造就的青年！潘仁杰暗地裏想了一想。

『那倒很好，』他說。『做個可造就的青年。但是我是否可造就，絕對與你沒有關係。如果你不喜歡我，那是很可惜，但我明天早晨我照舊還是吃早飯，我的脈還是照舊的跳。還有，』他堅決地加上一句，『我老實告訴你，你的祖父的見識的廣大，是你所意想不到的。』

『你現在有點討厭了，』她說。

仁杰這時做了一件反常的事。他竟怒氣沖沖，討厭！

『哼！』他怒氣沖沖地說。『我說你祖父的見識比你廣大你就討厭！你難道有一個冬烘頭腦的人做你的祖父！』

一輛火車猝然趕上了前面。

『你爲甚，』她逼着問他，『這樣無禮的對我講話哩？你爲甚麼這樣不客氣對一個初相識的人呢？』

『哼！』潘仁杰接嘴說。『對初相識的人不客氣！你當知道你所做的比我所做的更過火。是誰送了一位跳舞的姑娘到我那裏？認識我不過三天。』

『那，似乎是看得起你，纔這麼做。因爲我以為你很會應酬女人，教授。』

仁杰沉寂了好一會，心想，該死，哦，她怎麼說出這些話來。

『好哪，』他直接了當地說。『我不過是因爲你祖父不在替你祖父說幾句話，同時，我也覺得我應當說。』

她笑了起來。『你顯然是我祖父的養孫。奇怪，這麼好一個孫子，不是五千塊錢買

的麼？」

『我親愛的康小姐，』仁杰望着她說。『朱福英的事未免有點太玩手段。』
幸虧好，車子快要到目的地，否則，隨時他們兩人要爆炸起來。

仁杰出了車。他站在車旁，樣子長而且瘦，因為她兇兇然望着他，他也報了她不快的意的一看。

『最末了一句，』他告訴她說。『你是削足以適履，你得從根本做起。』他微微地一笑。『謝謝你的車子，康小姐。』

『呵，不，』那姑娘說。『謝謝你，教授。』

(十四)

鳳林竭力地縮減起來，初步入手是僕人問題，老金和畢媽，看門的和廚司有不動產的利息維持，其他的人她一一道歉似地辭退了——祇留下她身邊的女僕張媽，張媽是她少不了的，鳳林怎麼也不肯沒有隨身的女僕。

那以後，她這種不甘願的縮減不能不繼續，她對於製辦服裝自以為很澈底的節減，從前每月添置五六套新衣，如今祇添一二套，並且未買之先還將價目斟酌一番，不像從前說一聲，『記帳，到我家去收。』二百塊錢在她眼中着實微乎其微，她每月支來時似乎不以爲意地三五天就化完了。

最初使她感到窘困的是夏末的一天，她忽地記起張媽的工資還沒付，從前總是她祖父的帳房先生湯先生管理張媽的工錢，但如今湯先生已去了；而且也沒有錢可付，鳳林打電話給梅道南，請他向執管祖父遺產的人預支她下月的生活費。

『老實說，道南，』她加上一句，『最好將下六個月的生活費都替我支來，否則我

要討飯了！」

第二天道南來看鳳林。

『鳳林，我告訴你，』他誠懇地說，『至於這生活費的問題：我絲毫管不到，你祖父的遺囑中連你生活費應付的日子都註明了，誰知道你祖父是什麼意思。』

『好，』鳳林說，『我和你那當律師的父親辯論也無用，那麼那筆特殊情形時能支用的款子呢，我聽說祖父預備了一筆款子專爲這的啊。』

『鳳林，憑良心對你說，這件事我們個個人都認爲是一個謎，我不知道他怎麼辦的，』他停了一會，『但如果你缺錢用——哼，你我也不是外人——我們就再賭東道，我賭你再去幹一件冒險的事，鳳林，你自己挑選，我們可以再尋些事開心。』

『多謝你的好意，』她說，『但我不再與你賭什麼，我贏的機會不會比從前多。』
道南點着一根煙，觀察地望着她。

『鳳林，』他低聲說，『我知道，我從前提起過這事，我現在再來提，我愛你；你是知道的，你爲什麼不排開這一切與我結婚？你何必無謂地來費心神，度這種日子，我

們很可以快快樂樂的度日。』

她向前傾着，握起他的手。

『我們可以這樣辦，當然可以辦，但我仍舊放不下不追究祖父到底爲什麼如此，就是爲你也不公平，』她向他笑了一笑，『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然明白，』他沉靜了一會便回答說，『但鳳林，如果你要錢，我的錢很寬——』

『我還沒窮到那地步，也許我典當幾件物還可度日。』

說也奇怪，她真的到了進典當的地步，那經驗也很有意味，她將首飾逐一看過，覺着那塊因漏關稅而引起祖父不歡的綠玉很可當一些錢，不論怎樣，這塊玉對她本沒什麼用，它不啻是一塊不祥之物，她將那玉送進典當裏，頭也不轉的從那兒出來，似乎不在意能否贖回的神氣。

但不久她又會沒有錢的，她已有好幾家舖子的帳未付，而且爲數不少。

康小姐的確有意縮減，她取消所有不必需的化費，和應酬，雖然這樣，她仍不能使入款和出款相等。

她又進典當的舖子，無意中竟進入一家很祕密的賭窟，頭二次是和道南一同進去的，沒什麼輸贏，以後她獨自去，道南知道她沒錢，所以不願她常出。但這更使她起了一種反抗。

一天夜晚她越賭越厲害，到了天光結帳時終於欠了賭窟一筆鉅款，她看到帳單竟大驚失色，立時走到經理處，她一時說不出話，經理谷達本是老奸巨滑，知道康鳳林的來意，便氣焰凌人的等她開口。

『谷先生，』她給終沉思地說，『真有味，從前我不知到這裏多少次，常常贏了一些我不要贏的錢走，及至我拿它當營業，很需要贏錢時——昨晚竟輸了七千塊。』

她燃着一根香烟。

『是常有這種情形，』谷達不關痛癢地說，『可惜的很，康小姐，我看這也沒法。』

『谷先生，』她突然說，『我今天付不出這些錢，我不該這樣不量力地胡幹，』她將香烟向地下一擲，踏熄了，『我手中沒有七千塊錢，谷先生，怎麼也湊不起七千，你聽了以爲奇怪嗎？』

『不，』谷達說，『我聽你祖父的遺囑出乎你的意外。』

『我緩緩地還清這七千元。』

『可以，康小姐，但是要多少時日還清？』

鳳林幾乎笑出聲來，照她每月的二百元算起來要三年總能拔清，她懷疑經理的慷慨。

『我不敢說，谷先生，我總盡力早日還清，我從來不願拖欠人家分文。』

『話是不錯，』谷達又說，『康小姐，你倒很爽直可靠，不過這賭場不是我的，我在這裏無非是一個職員，後台老闆多着呢！他們是以這爲生意的，我暫時替你記一記帳，不過——』他搖了搖頭，『康小姐，決不要給他們知道。我祇能作到這地步。』

鳳林離開那地方時覺悟了自己又多了一筆債。債是愈負愈多——的確使她不痛快。她振作精神地伸直了腰，不願再去想那天夜晚的事。

『不論怎樣，』她自言自語地說，『我有了進步。我再不賭錢。這次經驗很夠了。』第二天她辭退了張媽。

最使鳳林痛心的，是拍賣別墅中家具的一天，叫賣人的每一捶似乎都捶到她心中。但她盡力鎮定，望了望寫字櫃上的帳單高堆，又安慰自己。正在這時老金來敲門。似乎是說一位姓勞的要見她。

『勞山坤？』鳳林乾脆地說。這名字在她沒有意義。

『小姐，他說有很重要的事。』

『哦！我就來。』她下樓見到那細長的少年，似乎是曾見過面的。

『現在，』他從容地說，『你總記得我們前次的會面了吧！就是三個月前在靠碼頭的一隻郵船上。』

在碼頭上？哦，是的，是畢安之動身的那天。鳳林記起來了，她回憶到那天晚上的全景。

『是的，』她說，點了點頭，『我記得那回事。』

勞山坤笑了一笑。『我希望於你的不僅是記得那回事。』他公然承認說。

『勞先生，你來此有何貴幹？』

『康小姐，』他說，『我那天晚上的話一點也不錯。我的確與你同船過的，我所以牢牢地不忘記你，是因為你那時買的一件東西是我所急於要買的。』他停了一停。『我指那塊慈禧太后的綠玉。』

鳳林以為他要向她買那塊玉。如果這樣，她悔不該將它典當了。但當她轉念頭時，最使她驚訝的，就是那塊綠玉竟在勞坤山的手掌中呈現着。

『康小姐，我是從一家典當人家得來的。因為我素來喜歡搜集珠寶鑽石，早就委託幾家大典當，逢到有未見過的珠寶就通知我。』他向她笑了一笑。『我真奇怪你怎的將這綠玉典當了——尤其是你曾經很費了一番心神和冒險纔帶它入關。』

鳳林突然注視他。

『你到底是什麼人？』她追問道，『勞先生，你是海關裏的人嗎？』
他大聲笑起來。

『決不夠資格作海關檢查員，』他安慰她說。『老實說，康小姐，我就是使海關有存在的原因。』他故意地腰向前彎着。『請你先認明白我。康小姐，這綠玉是走漏了關

稅的貨物。它是海關檢查員都知道在你身上的情形下而進口的。我看到你私運進口，從那時起我就追蹤你的形跡。』

鳳林一時氣也透不上來。她隨即振作精神。

『我不能相信你這與我無關的人在誣賴我走私，』她從容地說，『你的神志是清白的嗎？』

『是的，』他說。『因為，你當知道，我那時也要將它私運進口。』

『你是一個——』

『是一個最精幹的，』勞坤山點點頭。『請不要躁急。最緊要的是你應當先了解我的地位。當最近這塊玉到我手中時，我已將海關裏的詳則一一校閱過，纔知道它隨時可以引起漏稅的處罰——你知道那是很重的刑事。』他眼睛注視着她。『換句話說，這事海關當局不肯忽略，而你有隨時被逮捕的可能。』

鳳林想將往事回憶一下。嘿，她不是在到家的第二天就付了罰金——沒有——她付了嗎？那幾天並沒有到那裏去自首，不錯，她的原意是付罰金，可是一天天地耽擱下

來，竟把它忘了。這時鳳林似乎中了炸彈一般地醒起來。但她不願流露自己的懦弱。她壓下心頭的恐懼，用觀察顯微鏡的神氣望着勞坤山。

『怎麼呢？』她乾脆地說。『是這種情形又怎樣呢？』

勞坤山會意地笑了一笑。這位女子倒很不易處置。她已提防着了。

『並沒有甚麼了不起，』他對她直率地說。『祇要海關沒有憑據證明它已進了我們的國界，也許你能看到我爲甚麼這樣坦然和你說話。』

不錯，鳳林是能看得出。因爲她的精明過人，她還能看出別的事來，她看出勞坤山是在威利誘她，要她幹什麼事，雖是他在外表上濫文有禮。

『哦，你還有話要說嗎？』她從容地問。

『是的，康小姐，請你原諒我的直率。我看你如今的經濟狀況已非昔比，據說還頗受窘困——』

『你如果能看到我有這種情景，我怕你的神經有些失常，』她聲勢兇兇地答道。

『請你原諒。我知道。我從許多來源可以知道。不過那與我們目前所要談的是沒有

關係。目前重要的是你如今正需要錢。需要大量的錢。康小姐，作進口生意包你能順利。」

『走私嗎？』她懷疑地問，『你居然建議我去幹那——』

『我不建議你作任何事。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在進口貿易上獲厚利。』

『這真是功德無量！』鳳林慢慢吞吞，甚以為奇地說。

勞坤山不為所擾地繼續說：『我以為作經營鑽石的確是有意義的事。那，再加上國內市面的鑽石生意，使進口貿易獲利甚厚。康小姐，你對於這事有興趣嗎？』

鳳林沒說什麼。她站起身來，走到窗口，拉着窗簾，深深地思索。她幾乎想將勞坤山趕走，但她突然地壓住了心頭的怒火。如果她能如此賺些錢也是好事，祖父的遺囑上註明了她能賺多少，就加倍的給她多少。他不曾限制她用甚麼方法賺錢。也許這樣作在最短的期間可以將債務還清，不受人牽制。想到這裏不知怎的，她腦海中又憧憬着，如果潘仁杰知道這事，不知作何反感，尤其是為她的祖父着想。但，除此她沒有別法。一個女人遇到了厄運，生活還是要維持的。祖父也當諒解這種天然的求生的本性，她討

厭帳單一天天地堆高。

她轉向勞坤山，爽直地說，『勞先生，不論是甚麼事必得要包括這塊綠玉在內。』
『哦，原來如此，』他沉思地說。『也許這塊玉在你手中你覺着心安一些，』他的嘴角抽了一抽。『我明白你的意思。』

『好就是這樣，我現在願聽你的來意，』她說。

勞坤山站起身，拉了一張椅子給她『我所要求的。也就是你聽我說。』

(十五)

朱福英坐在一張大椅中，望着捲起衣袖的仁杰整理衣箱書籍。那屋子裏處處都表示着仁杰行將出門的樣子。代替仁杰在培德教書的饒先生，幾天後就會來了。

這年夏天是福英最奇怪的一個時期。每逢仁杰來時她總覺得很有意思。他常帶她出外散步，野餐，教他英文，將上等人們的社交的禮貌指導她，修正她談吐庸俗的地方。

『你爲甚麼必須到另一個地方去寫這本書？』她不期然而然地追問他。『那地離這裏很遠。』

『福英，我自到有另一個地方的必要。第一，史學的權威柏先生在那裏隱居，他請我到他那裏去，可以隨時就教於他。我雖不能來，你仍舊繼續你的跳舞班，在言語行止上多加注意，必不會爲人看出你是沒受過高等教育的。』

『我並不是要建議你不去著書，不過你這一去，要許久總得相見，我似乎是失了南針一般。』

仁杰從衣箱旁站起身來走到她面前，雙手搭在她的椅背上。『福英，你也用不着

我。你如今留神時說話很文雅；至於教跳舞，沒有人能比得上你。哼，連我的舞法都進步了，就是與人打架也不畏懼了。」

『我倒愛看你與人打架。祇要看一次。我敢保那必是很值得一看。』

『哼，你這幸災樂禍的姑娘。我是歷史教授，也不是教武藝的。』

不，她並不幸災樂禍。不論是甚麼女人總以她所中意的人是萬能的，文武雙全的。她望着他回到書箱旁。

『當然，你得先發怒纔能打架，可是你從不曾發過怒，』她無目的地說。

『哼，我也曾發怒，』仁杰和顏悅色地說。『早幾天一個姑娘說我討厭。我當時就發了怒。』

『果然有這回事嗎？那她倒作了有歷史價值的事，』福英說。

仁杰向提箱皺了皺眉頭。『那康老先生的孫女的確竟幹些出人意外的事。福英，如果你再聽到關於康鳳林小姐的事，切要讓我知道。我聽人說，她的名字常見於報端。』

隨即他二人都緘默着，他釘了書箱。她的好幾分鐘不說話，使他奇怪地轉過身來，她神態的異常使他很注意。

(十六)

康鳳林在五個月中到國外去三次，在道南與知道她經濟拮据狀況的人看來很是一個謎，但大街上新開的一家珠玉鑽石舖子解了這個謎，那舖子裏的經理是位中年的男子，說也奇怪，那舖子似乎很獲厚利，它的老闆勞坤山總是喜笑顏開。

鳳林與這家舖子有來往並不引起外人的好奇，許多善於社交的少女都有點副業，當然，常要到國外去的副業倒是很少有的，但康鳳林小姐素來就是不平凡的少女。

直到第四次她由國外歸來時，她纔覺悟自己是怎樣的一天天地深入陷阱。自從拍賣了別墅的傢具後，這是她初次地覺悟，當然，幾個月來有許多事使她有這樣趨向，但最打動了她心坎的是這次在船中聽到隔艙的人吟『擡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句子引起了她思家的心，她想：祖父，很想：他，她站在窗口，覺得淒涼孤獨，深悔自己的行為與祖父的企望是背道而馳。

她想到不該為此辜負祖父的願望，她的媽是不在她記憶中，她的祖父同時對她是盡

了父責的，而她如今竟使祖父因她受辱。

『爺爺，』她低聲向窗外的天空說，『你要我作甚麼？』

第二天下船時她是個神氣十足，帶了十二粒鑽石進口的女子，十二粒鑽石都縫在大衣的皮領裏，漏關的人最怕的搜查身上，尤其是康鳳林，因為關上的人幾乎都注意她，但除非有人報告給海關，康小姐是不致被他們破獲的。

她跟着行李走到檢查處，祇見前次爲那塊玉與她爲難的檢查人已在她面前，她心房卜卜地跳起來，不過她外表卻不流露慌張的神色。

『康小姐，』他向她招呼說，『你近來怎樣？』

『還好，』鳳林說，『謝謝你，你還好嗎？』

他將一堆紙頭翻弄着要尋出她的關單，『康小姐，我看近來你常到國外走動啊？』

鳳林縱一縱肩頭，『如果你祖父遺下一百萬財產給你，你不到各處遊歷拿它幹什麼？』

『我嗎？我就不作事了，』她絲毫不露笑容地說。

這時他已尋出她的關單，但他並無意讓旁邊立着的關員來檢查，他祇一味地釘着眼看她，鳳林仍舊神色自若，她和顏悅色地說，『檢查先生，我希望你不再將我檢查一番，你這樣再三的搜查我的行李，與我的名譽很有妨礙。』

『康小姐，你如今成了渡太平洋郵船的好主顧了，』他評議地說。

『老實說，我愛嘗站在冰天凍地的碼頭上的海關檢驗處，等關員檢查的滋味，所以纔這麼常出門，我簡直歡喜這種麻煩。』

他哼了一聲，將關單遞給旁邊的檢查員，但當她走出檢查處時，他轉身來望着她，似乎是應當在她身上搜查纔能放心，他並非知道她身上帶了什麼——不過那個姑娘是個愛亂舉亂動的人。

鳳林雖未回頭，卻直覺地知道他的視線追隨着她，這是很危險的——如果她稍露聲色，那怕是眼毛眨了眨，都會引起他的疑心的，這種勾當不但終久會失敗，並且是做不得的行業，她一定要辭退——雖是她明知辭退不是易事，她打了一個寒噤，碼頭上不知那一面起了一陣冷風。

當天早上她就到那家珠寶舖子去，照例將發票貨物交訖，勞坤山自是快慰。當天早晨她又到那珠寶店的庫房，照平素她由外埠歸來時一樣，將存貨點清一番，以討勞坤山的信任。

那間庫房是在一條鬧市中的某屋裏的三層樓上，鄰近一座戲院。勞坤山正在那屋子的二層樓，他在寫字間裏等她，裏面的設置裝璜無一不舒適，就在這間屋子裏進行所有的珠寶生意。

『康小姐，』他致敬地說。『一路平安到家。沒有遇見困難吧？』

她沒有口頭答覆，祇伸手到袋裏取出一隻鹿皮小袋，向他寫字檯上一擱，擱後走到火爐旁邊。過了幾分鐘他也走到那裏，遞給他一個信封。

『這是你的，康小姐。照舊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從前她老是很起勁的接受，似乎是抱有『打鐵須趁熱』的神氣。這次她卻望着那信封畏縮不前。

『我不要，』她低聲說。

『你——怎麼？不要酬勞？你不要錢！』

『我祇要一件東西，』她堅決地說。『就是那塊綠玉。』

勞坤山一時沒說什麼。隨即微微地笑了一笑，向一張椅子走着，將那信封放在椅旁的小桌上。

『康小姐，請坐。我們先談一談。』他等她坐定了，自己就有意地將椅子挪到她旁邊。

『那塊綠玉，』他說，『可說是我二人彼此了解的象徵。不錯——我們是同意你可以收回它。但我怕你將它的價值估計得太低。』

『它的價值，』她特意地指出，『就是我的服務。』

『一點不錯，康小姐。你的服務。但你所服的務還未滿數，雖然每次的工作都很有價值。那些服務每次都付了你的酬勞，而且你的路費還是另外付的。我認爲這塊綠玉的價值比這幾次的服務要大幾十倍。』

她竭力維持鎮靜。她如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與這公司永遠脫離關係。

『我情願照你所付給典當的數目給你，』她說，神色比前兇狠些。『我情願多加點錢將它贖回，勞先生，當然，你這是有意的留難。』

『不。不，康小姐。請聽我解釋。許久以來我們——我同其他入夥的人們——曾計劃了一件極不易辦的事——從香港將那著名的鑽石項鍊帶進口，同時希望不必多有危險。我們目前有二層困難得解決——從香港帶出來是一件危險的嘗試——以後帶進廣州也是很冒險的舉動。』他縱了肩頭。『照我所知道的，是海關人員欲將我們連人帶賊同時捉住。我有點懷疑這事的可能，不過也許有這機會，我們總不應當失去。』

鳳林不耐煩地動了一動。

『我對這絲毫不發生興趣，』她直截了當地說。『我們談正經事吧。』

『正經事，』勞坤山說，『不一會兒自然會談到它。現在，』他又說，『我們終於尋出一個方法將那項練平安地從香港帶出。我們已準備帶它進口；康小姐，這就是我要你服務的一件事，作這進口貿易。或者，這與你在社會的地位也有關係。』

鳳林緘默着。她坐在那裏，心中七上八下，靜觀勞坤山的態度。

勞坤山說話的神氣很堅決，有分量——十足奸商的樣兒。

『你很可以僞裝一個到香港調查某種事業的人。』

對啦，那不見得甚難。梅叔庭可以爲她設法。

『這爲你一點不難——』他搖了搖手。『你或者可以裝作那邊去辦貨，順便將鑽石帶進口。這倒又穩當又省事。絕不會有失差的。』

他停了一會，靠在椅中。

『那，康小姐，』他說，『就是我認為足以討回你那塊綠玉的代價。』

立時，鳳林覺着到了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她伸着腰，說了一個字。

『不！』她兇狠，慎重，直截了當地說。

勞坤山吃了一驚。那種無商量餘地，堅決，拒絕對他，是個莫大的打擊。

『不？』他重覆一句，『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簡明，』鳳林肯定地說，『我再不幹這行業。我不喜歡，從來不曾愛作這行業。從現在起，決不再幹，永不再幹。』

勞坤山迅速地將椅子拉向前一點。

『我知道剛由海關進來，神經一時總有些緊張，』他從容地說。『再過幾天，你就不會是這樣狀態。』

他一邊說，一邊把她上下的端詳着。

『難道你不懂？』她破口而出。『我將這事已考慮了幾個月。我看不出這其中有甚麼複雜費解的事。我們不過是各幹各業。』

『真的嗎？』勞坤山帶慌張地說。『那麼綠玉怎麼辦？難道綠玉也不要了嗎？』

『爲那，我已付足了代價。我現在請你還給我。從此我們就各自去幹，就像我們從來不認識一樣。』

勞坤山玩弄手中的香煙盒，釘着鳳林細看。

『你知道我以那塊玉的代價是多麼大，』他不顧鳳林的神氣說。

突然地鳳林睜圓了眼睛，怒氣沖沖說：『你根本沒有估計那玉的價值的權利。你當照應許我的話將它歸還我，不然——』她停住了。

他的前額繃了一縷。

『真的嗎？康小姐，』他低聲下氣地說。『不然就怎麼呢？』她幾乎失言。但她不再爲人所束縛。她既說了不再幹，就不再幹，無商量的餘地。

『不然就怎麼呢？』他橫蠻地追問着。

『不然，你就要吃虧，』她直截地說。

『哦，』勞坤山說。他將香烟燃着，走到寫字檯旁。他那種神氣很使鳳林着惱。

『你一天未將那鑽石項練帶進口，』他說，『那塊綠玉就不能交到你的手中。』

她緊捏着雙手以維持鎮定。隨即站起身來。

『我就是自己情願作，』她發怒地說，『我也不能相信你的話。我限你明日下午歸還我的綠玉。』

她向房門走着——立時他已由寫字檯旁搶到門口。在她氣憤時，她也很不易對付。鳳林吃驚地停住了，心中卜卜地跳。

『讓開，給我走！』她大聲說。

勞坤山一個字不說，他舉起拳頭捶她一捶。她倒在地板上，雖是一陣昏花，她仍舊掙扎着爬起來；他又捶她一捶，這樣她纔癱軟在地板上。

勞坤山毫無慈心地望着這躺在地板上的姑娘。

『你這不識相的姑娘，』他兇狠地說，『——怪你咎由自取。』

(十七)

仁杰去後的第一個月中，朱福英是以教跳舞爲消遣，每星期教兩次，一次是培德學校的人，一次是已婚的青年男女們。畢安之看了她幾次，每次都帶她出外去遊玩，而福英每次和他談的話，無一不關係仁杰。她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比往日高——尤其是由教授舞藝賺到百元一月的薪金，這叫她對仁杰不能不五體投地地拜服與感激。安之覺得她心目中除仁杰外，沒有別人。

說也奇怪，她起初對於仁杰的書特別感覺興趣。也許是因爲了那書使他與仁杰有了聯繫，抑或是因爲她報仁杰之心切的緣故。他出門時曾將那部歷史小說的底稿丟在她那裏，因爲那時她尙未看完；夏天裏，他們把那小說都遺忘了。不過仁杰從來沒有把它看爲重要。福英卻以之爲傑作。

她問畢安之，城裏的那幾家出版公司是當地負有聲名的；安之竭力探聽之後。介紹了一家與培德有往來的出版機關。福英小心翼翼地將稿件包好，挾着它向那出版公司而

去。

到了那公司的應接室，她說她是潘仁杰的書記，非親自將稿件交給經理不可。並且還申明要一張正式的收據。

理論了好一會，她無奈地將它交給了一位不甚重要的職員，而這職員還不耐其煩地望着她。福英回到培德，深悔自己沒把稿件送到另一印刷所去。

三星期後，她收到一封簡短的信，告訴她潘先生的小說無出版可能。且詢潘先生的書記，能否親自將那稿件領回？

福英滿腹怒氣地去了。

『你們這般人不識得好的作品，』她對那應接室裏接見她的人說。

『抱歉得很，』接見她的人沒精打采地說。『也許別的公司歡迎這種小說。』

『如果你以為沒有你們，這書就不能出版，』福英兇狠的神氣說，『那你們就是作夢。最可怕的就是你們這些出版家，我怕你們連字都不認識。』

她到了其他幾家出版公司，這些公司的職員們和悅些，不過結語是一樣的。一家出

版公司說，如果潘先生將某幾章刪改了，也許可予以考慮，不過不能應許她出版。福英評議說，那些無須修改，否則潘先生早就改了。她一連跑了好幾家出版公司。

隨即，突然地，她的機會來了。她將那稿件擱置了一星期後，她收到一電報，要她將那稿件帶到某地方。當她喘息未定地到了那裏，她被引到一間客室，那裏已有三位男子等着她。不錯，他們願意將它出版。不但如此，他們還很急急地將印刷成書。問她，潘先生是誰？如今在甚麼地方？福英驚喜交集地告訴他們，說潘先生是世上最聰明的人，目前卻不能見到他。他到外埠去了，不過她可以代他與他們訂立合同，再將合同郵寄給他。

她離開了那公司，心中仍舊驚喜交集。她急於想和一個人談談。她想了半天，不知與誰談是好。

康小姐！對啦，可以趁此機會去謝一謝當初康小姐的救濟她。她還不會向康小姐道一聲『謝』字。福英在電話簿子裏翻閱了好一會，好容易纔尋到了她的住處。她立時就去了。

結果她是大失所望。康家的僕人告訴她，說，小姐不在家。她剛從香港回來，也許明天早晨可以來到家中。

福英不知怎的，那天她也不願回去，定意在城裏耽擱一宿，因為她想到城裏電影院去看電影！祝慶自己的勝利！她在一家便宜旅館定了一間小房後，就往戲院看戲去了。當時她想起自己曾是怎樣地希望作一個電影明星。

第二天早晨，她在未乘車回鄉前，又想去看看康小姐。她到了康家門前，突然停住了腳。康家牆外的一部汽車裏坐着的人似乎很面熟。她向車箱裏一張，祇見那人正望着她。其實，她也是望着他。

『喂！你是朱姑娘麼？不錯，你是朱姑娘。你到這裏來幹甚麼？你認識這屋裏的女主人麼？』

『我認識她，或不認識她與你何干？』福英說。『你爲甚麼要問呢？』

『不與我什麼相干。你不必着急。我也不是捉私娼的人。』

福英突然想起了。不論這人如今是否是警察局的職員。他在一個好人家的屋子的外

面如此等候，總有些不妥。而且這屋是康小姐的屋！

『你等一等！』她說，想得點線索。『你不是追蹤康小姐吧？』

『我問你認不認識這屋裏的女主人？』

『喂！』福英熱誠地說，『那天晚上，她將我保出來，我還沒有謝過她，我此來，不過是謝謝她而已。』

他那深黑的眼睛釘着她看了一會；隨即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你如今是谷姓珠寶店的老闆所雇用的吧？』她問道。

『對啦——快不要作聲。我想一定有人出來了。』

他的眼睛釘着康家的鐵門望。福英也隨着他的視線看去。祇見一個女子走到階石上。福英認得那是康鳳林——必是她——很苗條美麗的女子，穿着華貴的皮大衣，薄如蟬翼的絲襪。

『喂，你有什麼事要追蹤她，要偵察她的事？』

『我嗎？沒有什麼事。她掌有我雇主的產業，我不過是在產業一天在她手中，我就

要偵察她的行蹤一天。」

『你的意思說，她有一件東西是屬你東家的嗎？』福英問道，幾乎驚得目瞪口呆。

『康小姐嗎？』

『正是。也許她是殷實可靠，不過我的雇主不願疎忽。我每天都窺她的行止。你快去。我要走了。』

『帶我一陣走——』

『不行，我還有事要幹，快走開！』

『福英那天想回培德的念頭都打消了。她從未夢想到康小姐會與谷先生是一夥的——嘿，這簡直是不可能！但那位在警察局幹事的人，素來是非常可靠的，絕不會說謊。』

那天下午福英又到康家來，很焦急地探問康小姐的消息。她又不在家。她那天早晨就出去了還沒回來。不成，康家的僕人不能告訴她的下落。很明顯地僕人們習以為常的不把她的不回家當一回事。

那天夜晚，福英又從旅舍裏打電話給康小姐。所得的答覆與白晝一樣。康小姐仍舊沒有回來。那接電話的人聲音也有點焦急的聲氣。

『但據你想她會不會遇到什麼事呢？』她問道。『你想她今晚回來嗎？』

『康小姐常常臨時變更計劃，不通知我們，所以我們也無從打聽她的行止，』那接電話的僕人說。

哦，原來如此。但她與那姓谷的來往，又有曾經在警察局做過職員的人暗中偵察她，決然沒有好事情。福英想到這裏，竟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思前想後，越想到那在警察局做過的人越不安。

午夜前她又打電話給康家。等了好一會，纔有一個半睡半醒聲音的僕人答覆她說，康小姐不在家。

福英再不能忍受那焦急的煩悶。她不願去報告警察。如果康小姐是與谷姓那一類的人來往，叫警察更誤事。也許與康小姐更不利。但她必得去請求一個人——那時她想起仁杰托她將所聽得鳳林的事告訴他的話來。

她不再拖延。立刻去拍了電報給仁杰。

電文是：『我很懷疑康小姐落入惡人手中。尋不着她的下落。我在城中的旅舍裏。』

當天下午她所收的覆電，更使她快慰。

『乘快車來，五點鐘在車站等。報告警察局否？』

福英望着那張電報紙：『嘿，這纔好呢！』

(十八)

在福英看來，仁杰比出門時壯旺多了。

『警察局的人們——』他開始說。

『你聽，仁杰，如果她是和谷達廝混在一起，報告警廳是很危險的。也許他們會以武力去應付谷達，而谷達這些人於不得已時也會傷害她。嘿，我不知怎麼辦——昨天夜晚她沒回家；今天一天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她家的僕人們也不大以為意。你不要責我大驚小怪地拍電報給你。』

『當然不，福英，』他溫存地說。『我很高興你拍電給我。』

『你的確來得很快。』她笑容滿面地注目看他。『鳳林的事你很關心——喂，你是否對她有愛情？』

『當然沒有！我是為報她祖父待我的好處。我凡能作的事，都願為她效勞；如果她遇到了困難——那，我至少應當看一看她遇的是什麼難事，』他搖了搖頭。『如果她今

天晚上仍舊無下落，我們就得報告警廳，福英。我怕我們不得不採取這種方法。」

『我們必得趕快——趁早去辦，』她說，神氣已是不耐煩。『我恨不能探悉那曾在警局服務的人的地址。我敢保他在那裏，她必是也在那裏。』

這一切仁杰都覺着莫名其妙，甚麼——谷達——警察局工作過的人，以及其他的一切——但他祇知道一件事：鳳林失蹤了！她一向幹些甚麼，他是不知的，但他深信鳳林那種小姐，甚麼冒險的事都能幹，別人幹不來的事也得要幹。

『我如今有個意念：去找那位曾經在警察局做過職員的人。我敢保從他能知道她的下落。嘿，我真恨這險惡的世道！』

『好，』仁杰說，『我陪你去。我們先到那裏去？』

『仁杰，你不必去。我親自去還妥當些。』

『請你不要同我違拗，』他請求說，『有這工夫可以去幹重要的事，快尋到她的下落！』

她笑了一笑。當然，特地乘快車來的人，是不願呆坐着空談的。朱福英是懂得這種

心理的。

仁杰似乎有一線希望，打電話到鳳林的住宅。結果是康小姐一夜都未歸家。連接電話的僕人這時的聲氣也似乎焦慮起來。

仁杰對福英搖了搖頭，不知如何是好的二人面面相覷。

『仁杰，你看我們是否應該打電話到警察局？』

『照我看來，我們這樣簡直一點線索沒有，』他唧唧咕咕地說。『不過如果我們一旦報告了警察局，大家都偵騎四出，正尋得熱烘烘地，她忽然興高彩烈地出現了，那不是笑話！不過，』他終於堅決地說，『我不信會如此。我們總有方法找着她。』

『仁杰，你這話的確有理，我——』

她停住了，因為一個侍者走到她面前說：

『朱福英小姐有電話！』

『是我，朱福英就是我！』她大聲叫道。『我就來，仁杰。』

她飛也似的跑到電話旁。仁杰吸着他的香煙，不到一會不耐煩的神氣將它丟到地

下，踏了一腳。

這時福英已回到他面前，神色非常驚慌。

『將纔那侍者已告訴我，如果我們能尋得那曾在警察局任過事的包先生，就能有她的下落。包先生住在西五區，我們快去。』

她拉起他的手臂，形態非常急迫。仁杰將帽子往頭上一戴，便隨着她走了。包先生——

他們到了一排公寓門口就停住了。『就是這公寓裏。』福英推了一下仁杰說，那侍者沒有告訴我們門牌的號數。』

仁杰狐疑的神氣向四周看了一看，那弄堂有一百多家，從何知道包先生是那一家！尤其是一號門牌裏住着二三家——

『這不是包先生的汽車嗎？』福英突然高興地叫了起來。『不過他不一定將車停在自己門口。』

他二人立時望着那部汽車所停的門前。似乎是一家酒店。

『我怕她不見得到這地方來吧，』福英皺着眉頭說。

『不過她大概是在這條街的某間屋子裏。你跟我進去，如果見到我和人說話，你就尋一張桌子坐下喝點咖啡，』仁杰說。

他讓她先進去，自己跟在後面，那酒店除了一隻角落的桌上坐了一個人外，都是空的。福英等他走到櫃檯，買了一包香煙時，就走到他面前。他引她到了僻靜的角落裏，低聲與他說：

『簡直沒有線索，我的頭也暈了。前昨兩晚都未睡足——所以有些不能支持，我們來喝杯咖啡提提神吧！』

於是他們二人擇定近門口的玻璃窗旁的桌子，好留心那汽車主人的行蹤。仁杰望了望手錶，知道已是十一點多鐘。據福英的話，正是兩天前這個時候鳳林從家中乘汽車出外。離家之後，她到底幹了些甚麼？

咖啡店的老板吩咐茶房的聲音打斷了他的念頭，他抬起頭來望了一望。

『老二不要忘了隔壁人的飯尙沒有送。最好早點送去，免得客人來多了，便忙得手

忙脚亂。將他們早飯的碗盤帶回來。」

『真是鬼花樣多，』茶房唧唧咕咕埋怨。『像他們這樣玩花樣，我們是一個酒錢也得不到的。』

他將揩布向肩頭上一搭，向廚房裏去了。仁杰釘着他看了好一會，腦中似乎觸了靈機似的。鬼花樣——哼，那末一定是有點鬼頭鬼腦。他彎下腰伏在桌上對福英說：『喂！你聽見了麼？他們送飯到隔壁哩！』

她眼睛睜圓起來。『你想——我們該怎麼辦呢？仁杰！』

至於該怎麼辦，仁杰非加以仔細思索不可。

『我想，』他沉思了一會說，『我去收他們早飯的盤碗。』

(十九)

照鳳林看起來，本來已是很難堪——被禁在勞坤山書房旁的一間小屋子裏，不時被那硬頭硬腦的包三送食物進來給她，總是一種特殊的神氣望着她，使她更擔心。

但等她被引到勞坤山的寫字間，聽訓於一位聲沉着，嘴唇間啣着一根熄了的雪茄煙的人時，她的身上好像澆了一盆冷水。這人就是那姓谷的，與勞坤山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望着她的神氣是極無禮的，似乎看她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獸類，拿她當作一個物件，而這物件又得聽他使用的。

『哼，姑娘，』他平心靜氣地說，『我不喜歡你們這種辦法，所以我自己來辦。所以你得聽命，服從我。我叫你怎麼幹，就得幹。你們都弄錯了。你是想一撒手就走。你要放聰明些——這不是別種生意經。你要擺脫這種營業，是沒擺脫別種營業那麼容易。』他搖了搖頭。『決沒有這容易。你看，你知道個中祕密知道得太多了，這對於別的人是不利的。所以沒有那麼容易放你走。他敲了一敲桌子。』

勞坤山笑了一笑，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手指甲。包三拉了一張椅子到門口，手搭在椅背上，審視鳳林的神氣。

『現在，我是，』姓谷的又是沉着地說，『原將這事解決清楚。你不要再作進口生意。那麼你已作了好幾次進口生意——再作一次當不致於使你喪命吧，而我也急於叫這筆生意有個結束。這回的貨已入了香港。』他不關痛癢地望着她。『你要放聰明些——你何必自尋麻煩呢？你爲甚麼自討苦吃呢？你簡直未作過正經生意。』

鳳林竭力鎮靜着，凝神着——遏制心頭的憤怒，平心靜氣地坐着。『我猜勞先生挑選你，很有眼色。不過一個人總有時好，有時壞。但姑娘，你現在是與我共事——不是與勞先生……勞先生，將那東西給我們吧，』他吩咐道。

勞坤山縱縱肩頭，將那塊綠玉丟給他。他接過來，放在手中玩弄着。

『現在你看這塊綠玉。當然這是很稀貴的，但不能隨便的將它放棄。你不願意發生事變。不，當然不願意。你得竭力作你的生意，並守口如瓶；因爲，姑娘，我們有人監視你，也有方法知道你的行動。』他不期然而地一笑。『所以我勸你放聰明些，不

要癡心妄想擺脫這生意。你已墜入我們的彀中，你一反悔便發生不幸，吃虧的是你自己。」

康老先生的這位孫小姐，盡力地想鑽入地道——可以偷偷地逃出去。一時她想起祖父所告訴她的一段故事：蒲克仁，殺人犯，怎樣用槍與祖父械鬪，當時祖父的生命是如何地危險，而結果並未喪命。當時他祖父怎樣的脫了那難關。祖父曾講過：『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傅柯生，適逢其會地騎馬來了。哼，那位傅先生纔會放槍哩！他一槍就把那人打傷了！』祖父說起那件事總是極興奮的樣子。

這種回憶突然很奇怪的閃到了她的腦中。

『怎麼啦？』谷達追問道，釘着她看。『姑娘振作精神啊！』

振作精神！對啦，這是她應當的。鳳林失望地如此想。隨即突然地，他們緊張的空氣爲樓下的門的鈴聲擊破了——三次極清楚的鈴聲。

這將姓谷的震動了。

『這是隔壁館裏討厭的送飯的茶房來了，』他不耐煩地說。『包三開門去。』

仁杰和福英凝神在迴廊裏，等着開門。從前門的進口處，便是一條很長的迴廊，直通到屋子的後面，迴廊的一邊有幾間房是開着的另一邊的中段便是登樓的扶梯。扶梯的盡端似乎是一間應接室，不過裏面像是沒有人——除了放着一口托盤，裏面是沒有吃過的早餐放着。

『我真不明白這是甚麼巧計，』福英着慌地低聲說。『要這樣捺門鈴。』

『也許不照規定的時候，這種捺鈴法不方便或不適用。』

『哦，也許這是強盜洞的機關吧。』

不錯，也許它是個甚麼機關，不過那還待證實。不到幾分鐘他們看出樓下的屋子都是沒人居的。有一間連家具都沒有。另一間裏盡是堆的零星物件。

他二人又回到扶梯腳下，唧唧咕咕商洽一會。結果議定福英留在樓下大門旁，以便仁杰遇到變故就可以報告警察。

『十五分鐘，』她情急地低聲說。『我等你十五分鐘。你自己留神啊！』

當他走上樓時，她緊緊捏了他的手一下。他提神地向扶梯上走。到了樓梯的上端，

他四周張望了一下。又是一道很長的迴廊。迴廊的第一間房是空的，末一間也是鎖着的。沿着另一間的門是敞開的。這座房子裏的房間似乎都是安排在一邊。當他站在那裏注神在聽時，聽到迴廊盡頭關着門，那間房裏有幾個人談話的聲音。

如果他再向前走幾步，也許他能略微探到這個怪地方的真像。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輕手輕腳地順着迴廊前進。隨即忽然地停住了，因為在他面前的那間房內門鈴響了三下。準是有人到前門來了——必是那咖啡館的茶房？

『這是甚麼鬼巧？』他聽見一個人的聲音說。『剛纔那茶房不是捺了三下鈴！難道有外人來使用鈴麼？』

『不致於……』一個人回答說。停了一忽，接着又說：『也許那茶房忘了甚麼東西。』

『也許，』那沉着聲音的人說。『包三你到外面去看個究竟。』

仁杰急忙於包三未推開房門前，躲到隔壁的房間去了。包三！原來他的懷疑果然不錯！他希望樓下的福英也躲開了纔好。

他聽見一個人跑下扶梯，不一會工夫，又聽到唧唧咕咕的談話聲。再過一會，便是前面關大門的聲音。包三連跑帶跳的奔到樓下去。

『喂，谷老爺！』包三喊道。『第二次的捺鈴另是一個人啊！不是咖啡店的茶役。』仁杰聽到急忙的脚步聲打他門前掠過。

『包三，快下樓去，仔細地看一看，』那聲音沉着的人吩咐說。『快點！我在樓上看一看。』

仁杰急得滿頭大汗。這時他因身體沸熱起來。去找包三與福英——

朱福英已躲到一間小房的門背後。從門縫裏她看見包三在迴廊裏，手中握着手槍。

他走近她門前時，她的心幾乎跳出了胸口。但他祇略微地張望了一下。於是她急忙到窗口。姓谷的也在這屋子裏；姓谷的和包二人合起來，仁杰絕不是他們的對手。這時應當喊救——她與仁杰二人是不足應付這局面的。

她將窗上的機鈕拉開，竭力地想推開，但怎麼也推不動它。她拚命地用力，剛推開一點，那窗戶就像千斤般地重錘向下碰的一聲關起來了。她又推了一推，還未推開，已

聽到背後的地步聲，她這才拚命地大聲喊叫起來。一隻手從她身後將她的嘴緊緊蔽住。她已被人粗暴地將她扭轉身來——原來是那在警察局服務過的老包。

『朱福英姑娘！』他驚奇地說。『你在這裏幹甚麼？』

『你這混蛋，快放手！』她氣喘地叫道。『我特爲來找你的。人家告訴我，說你在這裏。是真的。』

『哦，原來你向窗口外面來找我。姑娘，你真會撒謊。誰和你一道兒來的？快直說！』

谷達急急地詢問包三：

『老包，是誰？』

福英盡力想從包三手中掙脫，但包三捉得她緊緊地。

『姑娘，我本不願這樣地對付你，』他說。他舉起了手槍，用槍柄對準她的腦袋敲了一下。她嗚咽地喊了一聲，便不省人事的倒在地板上。

仁杰是提防地向迴廊裏張望，祇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向樓下走。他等了一會，隨即

直向那似乎有人的一間房子直衝。他一衝進去，使用腳將門踢開了。

立時他見到康鳳林——見她正在與一個身端細長的男子掙扎着，想掙脫他的手。她從那人的肩頭上看見了仁杰，她的眼睛不由己的睜圓着。這時她驚奇地叫起來。

『仁杰！仁杰！』

這簡直難使人相信！他不是到一個某地方去寫書的麼？他似乎是有縮身術似的。竟如晴天霹靂的出現於這屋子裏。

勞坤山被仁杰推到旁邊，他這纔放了鳳林的手，向寫字檯奔去。仁杰也跟着追到他跟前。當他正尋找武器時，被仁杰一掌將他推到牆角裏。仁杰看他一時爬不起來，倒也覺得奇怪，——大概是他的頭碰到甚麼硬角上了。那種頹唐的神氣，一時叫仁杰心軟了，縮回了手。

『仁杰！她幾乎一時說不出別的話來，她的聲音也近乎嗚咽。『你到底是從那裏來的？』』

仁杰聽到樓下迴廊的脚步聲。

『目前的問題是我們到那裏去爲妙，』他慎重地說。『有別的路徑可以走出那屋子嗎！』

她這纔恢復了神智。『從這間房——包三的臥室——穿過去——』

她緊拉着他的手，二人向那像廚櫃一般的臥房直奔，廚房外便是一段扶梯通到第一層樓。他二人大踏着步向扶梯下直衝，結果扶梯的盡頭是一間僕役的廚房。

仁杰推開了那有彈簧，向兩邊可開的門，忽然地他看見手中拿了槍的谷達在樓下各處搜尋，他急忙抽轉身竟和鳳林撞了個滿懷。

『那裏是逃不出去的，』他說，呼吸非常深沉。

他們急忙向四周一看。因爲廚房的四周的窗都是用紙糊了，所以光線很暗。他拉開了一扇門，才知道那竟是一隻廚櫃，唧唧咕咕又將他關上。

這時他們聽到谷達上樓梯的聲音；他不一會兒就會到樓梯口了，此外他手中還是有槍的。

『來！』他聽鳳林輕脆的聲音說。『快點！』

她握住他的手，二人躲在樓梯底下藏物件的所在；脚步声在他們頭頂上時，她緊緊地貼着他。他們聽見谷達到廚房裏停了一會，仁杰這時呼吸也急促了。忽然又聽見谷達推開那扇彈簧門，走到迴廊裏。

『仁杰，』她低聲說，『你會否作過惡夢，從惡夢中醒轉來的經驗，醒轉來時感謝上帝已到了早晨了？你對於我——就如同惡夢的清晨一樣。』

仁杰是不愛空談的少年。

『這屋裏只有他們三人嗎？』

『你說甚麼啊？哦，是的，祇有三個人。』

『福英也在這座屋子裏，不知此時在那一方。』

『福英也在這屋子裏！』

『我不知他們會否找着她，』他不安地說。『不要作聲！』

他走出去將彈簧門提防地推開。那二個人正在迴廊中段低聲談話。

『谷老爺，他們怕是在後面，』他聽見包三說。『這裏他們是藏躲不住的。』

仁杰將聽見的話回報了鳳林。

『我怕他們會到這裏來，』他低聲說；『那麼前面的樓梯就是平安的路了。快來——再回到我們來的那條道上去！』

他二人又悄悄地上樓，她的手仍然緊緊地在他的掌握中，回到樓上。勞坤山這時有些蠕動了。

『等一會兒，』鳳林緊張地說。

她從一張架子上拿下一具銅像對準勞坤山的頭一擊。勞坤山又倒在地下不動了。以後她仍舊一手拿着那銅像，一手拉着仁杰，他們又到了樓上的迴廊裏；樓下似乎是聲音沉寂，如死一般地靜。也許那二人已到屋子的後面去搜尋了。如果如此，那真是天保佑他們，因為通大門的扶梯已在他們面前——同時也通到福英的所在地。

他們急忙溜在樓梯口；誰知竟將他們驚得魂飛魄散——竟見到谷達拿着手槍對準他們，迎面由樓下而來。他也很快地見到他們二人。

『站住，不要動，』他兇狠地說，說了就將槍口瞄準仁杰的腹部。

但仁杰利用了他瞄準的時候，他本能地用力一踢，竟踢到谷達的臉上。

谷達向後一仰，竟如球一樣滾下了樓梯，而子彈碰的一聲打入旁邊的牆上。他滾了好一會，纔碰的一聲落到樓梯脚下，他的腳被扭傷了。

『好本事，仁杰！』鳳林說。『快點趁機逃走！快點！』

他二人跳下了樓。看了谷達一眼，知道他已起不來——人事不省，由外表看去，似乎斷了一隻腿。鳳林急忙伸手到他衣袋中摸了一會。因為他曾將那塊綠玉放在他衣袋裏了。哼，果然給她搜得了——在鳳林看來，世上沒有甚麼比那綠玉更寶貴的；於是她就將那綠玉放進她衣袋去了。

仁杰想找谷達的手槍，但爲時過迫。還有福英呢？他急忙趕到應接室，一衝進去，福英的樣兒竟使他嚇了一跳。她的一隻腿是跪着，頭低低地下垂着，額角上染有鮮紅的血。他急於走到她的跟前撫摸她。

『福英，他們怎麼對付你的？』

他用力將她背了起來。

「仁杰，」鳳林極度驚慌，用警告的聲調說。他這纔放下福英，跳起身來。

包三已拉着鳳林，但是鳳林抱着他握着手槍的手死也不放。當她對仁杰警告時，他已將鳳林攢在一旁，手槍對準了仁杰。鳳林被攢到牆壁上之後，手中的銅像仍然捏在手中。恰巧仁杰猛衝到包三面前，鳳林就用手中的銅像捶了包三的手一下，將包三的手槍震落地板上了。

包三丟了手槍不顧，端詳了仁杰一會，伸出拳頭——一拳，二拳，左一下，右一下。

仁杰一時不知是甚麼感覺。他似乎是覺得在石牆上撞一樣。接着又是一個有力的拳頭撞到他頭上，把他也撞到了牆壁。

他昏暈地把頭搖了一搖，盡力振作精神。同時他看見包三在地板上找手槍，便不顧性命的爬了起來。鳳林又舉起她手中的銅像，但包三手握住她的手臂，盡力的一攢，攢到了迴廊盡頭的角落裏。雖是這樣，這却給了仁杰的機會。他又迎上前來，包三野蠻而兇狠地望着他。狠狠地一拳，打着仁杰的眼睛，又將仁杰打退到牆脚下。

仁杰用手背將眼睛的血擦了一擦，又爬了起來。

這時鳳林搖擺不定地爬起來，看着她祖父所佩服的少年仁杰！

仁杰拚命的衝到包三胸前，不問輕重，對準包三的胸口亂撞。包三被撞到牆脚下，振刷了精神，徐徐地呼了一口氣。仁杰又迎上前——迎上面——

仁杰在老包拳如雨下時，向包三的懷中直衝，隨即鼓起氣力來，照準包三的下牙床，狠狠的一拳。包三不能自持的退到牆壁，雙手矇着下嘴唇，氣喘喘的。仁杰又向包三拚命地奔來——奔來——

鳳林突然大叫起來，因他看見包三正鼓着氣力，預備仁杰奔近時，狠狠地踢他一脚；她明知這麼一着，仁杰準是要喪命的。但仁杰似乎早料到包三會使這一着，他溜到包三的側面，照準他的下頰又一捶，這一捶比麻醉藥的功效還大。

包三隨即癱倒在地板上，坐在那裏有氣無力地睜着眼睜。仁杰等了一會，見包三又蠕動起來，便揩了揩打傷的眼睛，深深地抽了口氣。

『打得真不錯！』一個女人微弱的聲音說。『你沒有受傷麼，康小姐？』

他轉身去看朱福英，正倚着門欄處莫明其妙地望着他們。

鳳林和仁杰立時又到她面前。一個人扶着她的一隻手臂，一同走出了那屋子，三人的樣兒都狼狽不堪。外面的一羣閒人，連幾個飯店的茶房，都深以爲異的神氣望着他們。

鳳林跨上了街，便匆忙雇了一部汽車，報了她的住址，汽車夫把他們三人端詳了一會，若有所思地開動了車。

『不是爭風吃醋的把戲，那能打得這般落花流水？』汽車夫暗自想道。

(二十)

梅叔庭和梅道南因了康家老家人阿金的通知，來到鳳林的寓邸。平常這位老家人以康小姐之至期不歸不算一回事。但仁杰和朱福英一而再，再而三來電話探詢，倒使他着了慌，便打電話請康小姐的常年法律顧問梅先生來。

他三人進門時，梅先生和阿金等正在商議着。福英和鳳林退到梳洗室，僕役引仁杰到客室，梅道南忙着替仁杰包紮傷眼。

『這隻眼睛纔出色哩！』梅先生評議說。『我自從三年前，親身嘗過青眼的滋味以來，今天看見你的眼睛還是創見。你到底是在幹甚麼來的呢？還有，是誰把鳳林弄到這種樣兒呢？』

仁杰仔細地將紗布上所加的橡皮膠瞧了一下，他想他自己乃是像被水牛踐踏了一樣。他的嘴唇有傷痕一條，臉的半邊青腫，肋骨奇痛。

『我想你問康小姐比我妥當些，』他說，似乎難於啓齒似的。『老實說，我所知道

的與你差不多，無非是被人禁閉起來。」

樓下的老家人阿金，端進了茶點便退去。鳳林斜倚在長沙發的扶手上，將經過的一切細細述了一遍。如何開始加入私運珠寶商，如何如何經仁杰之援救而脫險。隨即依舊斜倚在沙發上，舉起那塊綠玉，仔細把它端詳地玩弄。

『你是起因，』她自言自語低聲說，『你是收場白。』說完了將它放下。

梅老先生不耐煩地站起身來。

『不得了！』他一邊嚴肅地徘徊着，一邊手搔着頭說。

仁杰望了那塊綠玉一眼，視線即轉到了別處，呈露卑視的神氣。將生命去冒險在他並不算一回事，不過知道了她以私運爲行業，確使他認爲可恥。而且賭債日用債債台高築，每月入款不過二百元，自然難於維持。

鳳林焦慮地望着他。

『仁杰，』她急促地說，『我也曾經設法擺脫那勾當。此刻我已徹底覺悟了。』

『是，』他同意說，『你自然不該以走私爲你終身的事業！』

『哼，天曉得！』鳳林大聲喊道。『我——哼，我不過是偶而爲之。從起始我就不愛做這種事。但，』她竭力解釋說，『人總有眼光看錯的時候。』

『那也是常事，』仁杰答道。

她玩弄着手指。『仁杰，』她低聲說：『我很抱歉，累着你受驚——還有——』

『那沒有關係，哼，祇要是爲你祖父，赴湯蹈火在所弗辭。當然他的孫女，我爲他的緣故，必需時，我亦願如此。』

哦，原來是看在康老先生的情份上！其所以如此，爲的是她是康老先生的孫女。

『我倒忘了這一層，』她似乎是不期然而然的說。

『喂，』梅老先生打斷她的話。『我們當有一件極重要的問題期待解決。鳳林，你目前還沒有將這事了結。難道那些人就讓你逃出來算了結！他們的安全已沒有把握。我現在去雇請幾位祕密偵探來，二位守在屋子裏，兩位在屋外梭巡。』

『這主意不錯，』福英說。『我是不認識那姓勞的，不過那姓谷的很不易制服。這整個的地方上的岔子都是他闖出來的。』

『老實說，』梅老先生道，『最好你是到外埠去避避。藉此可以休養身心一下。大概這數日來的緊張局面，必然使你的身心受到了損失。明早我就雇一隻船，伴送你到鄉下去暫住。鳳林，我看那是脫險的上上策；還有，』他慎重地加上一句，『也是最妥，最安全的方法。』

鳳林想了一想。梅老先生轉身向仁杰，『潘先生，你以爲我這建議如何？』並追問道。『難道還不是擺脫這般人的毒手爲最上策？』

仁杰望了望手中的香煙頭，若有所思的停了一會。在他看這躲避法是無濟於事的，無非是拖延了結的時日而已。她總得要歸家，不過是早遲的問題，歸家後又作何計劃呢？

『我看，』他慢吞吞地說：『這也許是最簡便的方法。不過作一個流亡者有何樂趣？』

『流亡者！』梅老先生重複一句。『凡事總以謹慎爲妙。也得顧慮到地方政府的逮捕罷？鳳林當然無所畏懼，不過萬一有甚麼不測，那可不是玩的，監禁，罰款，是意中

事。最好是採取安全的方法，不可冒險。他望了望手錶，我立刻去雇偵探來保鑣。」

不到一小時，他已引了一隊精悍的漢子來，將詳情都托付他們。

仁杰望了望手錶，站起身來。現在已沒有他可作的事。保鑣的，偵探的，伴她下鄉——都齊全，他很可以告退。

「福英你來嗎？」

「我當然與你同去。我何必儘留於此呢？」

鳳林急忙從沙法上跳下來。

「你們不能走！」她喊道。「請你們在這裏住一夜。」

「哼，你也用不着我們，」仁杰驚奇地說。「有這些保鑣與偵探——」

康小姐不耐煩地搖了搖手。

「我不是那意思。我要向你二人——表示我是怎樣深深地覺着——」她的眸字似乎比先前更光輝。她一手握住福英的臂膀。「我是拙口笨舌，不善於表辭。我的心意一夜也表白不完。我的處境那麼危險，而你二人似乎是由空中降臨——來救我的性命。我怎

能讓你們這樣地走——請你們等一等！我確是受了你們莫大的恩惠。」

「你也曾救了我，打架時沒有你從旁相助，也許我會給姓谷的打死，所以這事沒有恩惠可言，」仁杰說，「幸虧是福英的機警救了你。」

「這一層我是明白的，」鳳林不安地說。「福英，好姊姊——」

「我也是報你的恩，」福英打斷她的話說。「你會援救了我，在我危難之時，拯救了我。」

「但，」鳳林說，「那——那不要——」

不錯，代一個舞女付罰鍰，爲祕密的原故又送她下鄉，本算不了甚麼重大的事。朱福英所報給她是深厚得多。不過她仔細將福英打量一下，覺得目前的福英與那次救助的福英，不啻天壤之別。

鳳林望着他二人手挽手的走出了大門，福英的丰姿的確不差，鳳林站在那兒凝神地呆想了一會。

仁杰進了汽車，舒適的伸了一伸腳。

「喂！康小姐很體面，」福英低聲說。「還有，那小梅先生——似乎很有情於她，你看得出嗎？」

「我怕有些像，」仁杰說。

「她喜歡他嗎？」

「我看不出她有甚麼理由不喜歡他。我看他二人有許多相同點。」如果鳳林嫁給姓梅的那人，他是不會引以為奇的，嫁一個做律師的丈夫，也許方便些。

「喂，仁杰，」她挨近他身邊，手攙着他，「我希望你不要見氣，你那本書——」

「書怎麼啦？」

「就是出版哪。」

「我希望出版，不過我還沒有寫完。」

「不是說那本歷史書，乃是那本小說。我——我把它送給一家出版公司，那經理很讚賞了一番。你曉得，他急促的說『你對我幫了不少的忙，我無以為報，所以我想作點小事使你——』」

她聲音畏縮下去。仁杰望了望她。

『福英，』他慎重其事地說，『這是我作夢也未料到的。我看你真是一個奇特而又』說到這裏福英不許他往下說了。他彎着腰親親熱熱的吻着她。

福英坐直起來，眼睛睜圓着。

『嘿，』她氣喘喘地說，『是你親我？』

『那是我表示敬意的方法，』仁杰道。

『哼，好方法。等於廿一下禮炮。』

(廿一)

梅老先生和他兒子告退時已是深夜。梅老先生穿上皮大衣，拉起領口，『請你今晚將衣箱理妥當，明早我的汽車來接你。』

『叔庭。』鳳林低聲說，『我不能。』

『不能甚麼？』

『我不能逃跑——作一個流亡者。我簡直不能那樣作。』

『但是，小姐，那是唯一的聰明，安全的方法。』

『請你不要怪我，』她急促地說，手搭在他肩上。『我不能。沒有別的可說。我多謝你的一番好意，以及你們對我的關懷，不過，叔庭，你不必與我辯甚麼是好方法以了結此事。我絕不能作一個畏罪的逃亡人。』

他沉默了一會，不知所措。

『好，你再仔細慎重地考慮一番，』梅道南勸告她說。『現在你又疲倦，又受了驚

慌。你好好地睡一夜，明早我打電話給你再講。」

大門口的偵探將門關好之後，向鳳林點點頭，「康小姐，安心睡罷。這屋子四周已如鐵箱一般地穩固而安全。」

鳳林微微地笑了一笑。「多謝你們。你們夜裏要茶水嗎？」

「預備一點茶水也好。如果有熱水瓶——」

她點了點頭，安排了老金的任務，便上樓去了。她知道那天夜裏是不能入睡的。屋子裏佈滿了偵探——使人的精神反而覺得不安，沒有保障。

她奇怪自己沒有接受叔庭的建議。隨即突然地，她理會了此中的理由，這更使她不能入睡。她得先了結這件事。梅叔庭的話不錯。她還沒有將手續辦清。不過她不能呆着不動，非進卽退，總得擇選一個辦法。

「我不如到法庭去自首，反正地方法院的院長與祖父是知交，」她兇狠地自言自語。隨即拿起電話聽筒來撥了號碼，報了自己的姓名與住址。費了好些周折地方法院的院長纔親自接了電話。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見你，』她直截了當地說。『我要舉發一家珠寶店私運鑽石項圈，以及奸商谷達勞坤山的走私秘密。如果你能到我家來，我是非常感激。你能辦得到，這就可以避免外人的耳目。』

院長答應了，明早準來看她。

『哼，』她將聽筒放還原處，『這總算作了一件事。這當然——於我自己也不無損失。』

她呆立了好一會，覺得從明早起，就得獨自應付這件事。她不期然而然地向樓下閱書室走去。閱書室比其它的房熱鬧些——也許是因為她慣於與祖父在這裏談笑的緣故。如果祖父知道她剛纔的舉動——必深加讚許。祖父是不喜人作犯法的事，或隱藏非法的事的。

她靜坐在長椅上，手托着顫。她以為可以獨自擔當自首後的結局，但她的懦弱突然使她感到恐慌。一時之間，她深覺自己急切地需要超乎她的能力，需要倚賴，需要支持

她回憶她的祖父常說的一句話：『我告訴一件重要的事——在極危難時，詩篇的九十一篇比甚麼靈方還要靈，它能使人振作，叫人有力。不論甚麼時候，甚麼情況，它能叫你的知識與毅力增長。』

是詩篇九十一篇麼？鳳林立刻去翻閱，果然找着了祖父所常閱讀的聖經，找到了詩篇，第九十一篇開始句語是：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亂所，是我的山寨——』

她掀過一頁，奇怪地發現一隻白長的信封。難道是夾書的標記——不，上面還寫着她的名字！『給康鳳林，』——而且是祖父的親筆字！

她驚奇而顫抖地折開了，抽出信紙——捲摺着的一封信；不僅是信，抽出信紙時，還抽落了一張紙頭在地板上——一張綠色的紙條。這是祖父的親筆，註的日期，是他未去世之前的三日。

『我的寶貝鳳林！這是我遺囑中所指的友人，永是在你左右援助你，我希望你這次

既尋獲了這位朋友，永遠不要忘記它。

「寶貝，你知道，一個人的一生中，總有遇到逆流的時候。其勢之猛，能使英雄寒膽，到那時，會呼求「上帝你救援我吧！」不是一句沒有用的話，乃是有智者以及全人類應有的傾向。」

「也許信內的紙條不足以解決你所以打開這書的困難——雖是如此，我深信你不致弄到這地步。不過，不論怎樣，你當記着，要解決世上一切困難問題的方法悉在這本書裏。」

「寶貝，你今天能尋閱這信，我是極其安慰的。」

祖父字。」

她自然而然地彎下腰拾起那紙條，仔細一看，隨即急促地抽了一口氣。他驚喜得不知所以，原來那紙條是一張五萬元的支票，是祖父所寫給她的。

她的手指顫抖起來，以為自己的眼睛發花——在這極窮困的時候，居然發現五萬塊錢，自然這足以繳納私運綠玉的罰鍰，付清所欠的債，重新作個自由人！

她手指突然鬆弛起來，那支票落在地上，她又倒在椅上，重把祖父的信閱讀一遍

——祖父對她的愛那麼深切，眼光那麼遠大，寫給她這麼有希望與鼓勵的信——這簡直像祖父親在面前一般，她的眼淚不知不覺地流了出來。

好，如今甚麼事都不怕，她已有了準備。祖父已將她從深谷中援了出來。立時把詩篇九十一篇讀完了。

(廿一)

『你近來聽見或看見康小姐嗎？』這是五月一日的清晨仁杰這麼問朱福英。

『你所問的是康老先生的孫女康鳳林嗎？哦，我未曾見着她，也不會聽人談起她。』
『我想她是出門去了，』仁杰若有所思的說。

『恐怕是這樣，』朱福英顯着同意的姿態說。『我弗知她將來準備幹甚麼？』

『我想她這一次學了一點世故，改變生活亦未可知，』他說。

『學世故！』朱福英說。『她學甚麼世故，不要幾年，她就是百萬的闊小姐了。』

仁杰同福英談話之後，便去忙成績展覽的事，因為這一天正是培德的學生成績展覽日。仁杰忙得非常起勁，一是爲着自己歷史這一門的成績，一是可以藉此看看福英所教授的舞藝的成績。正當他走出培德中央大樓，看見一位苗條的少女，由汽車中跨了出來。他吃了一驚。急忙跨上前去。

『仁杰！』她出乎意料地說。『我今天特來尋你，也想今天是你們的展覽日，你，

安之，福英大概都會留在學校裏，藉此和你們談談。」

她的姿態秀而且麗，絕無倦於風塵的模樣。

「他們都在學校裏，今天正是——」仁杰尚未說完。

「我知道，」她接着說。「正是你們學校的成績展覽日。校長請我來參觀，所以我很高興地來了。」

「我們這裏有演劇，如果你喜歡看的話，我可以陪你，」仁杰溫文有禮的說。「也許我還可以替你解釋那劇的含義。現在就坐你的這部汽車去如何？」

「這是叔庭的車子，我今天借了來，固然可用，但我想還是走走爽快些吧！」

仁杰引她進了中央大樓，到成績展覽處去參觀。

「這是福英所教手工班的成績，」仁杰告訴她。「她特意將這給本地人參觀。」

「她不是教舞藝嗎？那不是朱福英嗎？」

的確，那迎面而來的是朱福英。鳳林倒抽了一口氣，「她的表態的確很有進步。」

「不錯，她確是與以前不同，」仁杰說。

福英因爲成績展覽的手續還沒有辦妥，同鳳林說了幾句話便退走了。仁杰與鳳林二人出了中央大樓，尋了一棵樹。在樹下坐定，仁杰若有所思的吸着烟。

『你旅行的結果如何？』仁杰問。

『旅行，仁杰？甚麼地方旅行去？你的意思是指甚麼呢？』她微微一笑。『我沒有出門，甚麼地方我都沒有去。』

『你不曾出門？那麼你到那裏去了呢？』

『我到地方法院自首去了的。』她摘了一根青草放進口中咀嚼。『推事對我寬恕極了，很誠懇地爲我設法，避免這事公開，並且重重地懲治了勞谷二人。結果他二人彼此推諉，這是我最後聽見的消息。』

仁杰一時說不出甚麼，似乎不相信她能這麼做。這種舉動不但要有勇氣，也得有相當的誠實與忠厚。抑或是梅叔庭——

『這大概是梅叔庭轉變了主張吧！』他若無其事的說。

『叔庭嗎？他對於我的這種舉動毫不知道，等他知道了，爲時已遲。』

『那麼是你自己的主張，但是法院的院長怎樣對付你呢？』

『罰了我一筆鉅款。好在我祖父爲我預備了這筆急需的款項。』

她述說這事時，態度極其嚴肅。仁杰摸了摸腦殼，不知所云。他未料到一個胡鬧的小姐，竟能如此懸崖勒馬。

『你現在幹甚麼呢？』停了一霎，他纔問。

『我去進藝術學校。我曾在藝專讀了一年，當時總是讀不進去，如今我想再重振旗鼓地幹一幹，以備後來找一個職業。』

『你打算謀生的計劃麼？』仁杰奇異地問。『打算工作去？』

她解釋了自己的心意，神氣非常活潑。她打算不住在家裏，住在家裏是避不了朋友的應酬。她打算住到女子寄宿舍裏。仁杰聽到這裏更是驚奇萬分。心想如此決心，當有成功之日。

他們兩人沉靜了一下，鳳林想到仁杰那急難時的援助，表現感激之心說：

『如果那天不是你同福英兩人，恐怕我的情形是會往下遭下去的。我的心是如何感

激你喲！你知道麼？」

『區區細事既不足以掛齒，又何必放在心裏哩！』仁杰若不在意的回答。現在我們還是再回到成績展覽處吧！福英恐怕也在那裏。」

鳳林站起身來跟着仁杰走。福英從陳列室的窗戶望見仁杰與鳳林並肩而談，不知不覺地湧起了一種說不出來的煩悶。

(廿三)

福英不等他們二人到來便跑往她自己的臥室去了，雙手抱着膝蓋，由窗口眺望培德的校景——但她妒火中燒，那裏理會這滿園佳色。

「康女士，我已報了你的恩，從此你我可以平起平坐，」她想了半天，決意的說。『從此你不再有恩於我，我也不再盡義於你。』

第二天清晨，仁杰遇見了福英，對福英說：

『我現在是到校長那裏去的，順便同鳳林說幾句送別的話，你同我一道兒去好嗎？』福英猶疑了一會，說：

『我同院長還不甚熟識哩！』

『那麼更應藉此機會見見他。並且他已經知道你是誰，恐怕他會請你教他的女兒們跳舞也說不定的。』

福英不甚起勁的隨他走着。

『我不知鳳林肯否帶我坐她的汽車上城裏去，』她說。『我想上街上去買點東西，今天天氣也好，很想進城去玩玩。你想她肯嗎？』

『我想她一定肯的。到城裏去玩玩也好。』

鳳林正準備起程，手中握了一把柏院長從園中摘給她的鮮花。柏院長跟在後面走。

仁杰介紹了福英與柏院長相見。

『啊，是的』柏院長溫文有禮地說。『朱小姐，柏師母和我一向誇讚你的舞藝，我們很歡喜你在我們這裏。』

『多謝院長的鼓勵，』朱福英帶笑地回答。

接着仁杰同柏院長說話，福英問鳳林說：

『我可以坐你的汽車進城去嗎？』

『當然可以！』鳳林說。『路中有你作伴，再好沒有！快進車來。』她轉身對仁杰：『我這兩天十分快樂，再沒有比這兩天的生活值得紀念的。』

仁杰因為院長在旁不便取鬧，僅敬謹地說：

『這次同你會見，真是高興，甚願不久我們再相見吧！』

鳳林一面開車，一面將私運珠寶冒險的往事講說着。講了半天，覺得福英不感興趣，便反問福英說：

『你怎地想與我同車進城呢？買東西嗎？』

『正是，』福英回答說。『還有，我給仁杰一個避開女人的機會，讓他閒靜一下。』

『福英，你覺得他同我們一道兒玩，玩厭倦了嗎？』

『嗯，也難說，』福英回答說，『他這人的心意，有時是很摸不透的。』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不懂嗎？哦，我也不明白。』福英笑着。『但我知道一件事——我想他不大相信我們女人。』

鳳林停了一會，未說甚麼。

『爲甚麼呢？』她問。『他有甚麼表示使你如此斷定呢？』

福英極力裝着談話的神氣。

「比方，我們今天早晨談及你的事，他照常嘻笑地說『老馬不死，舊性還在。』我猜他是你不能丟掉老行業而說的。」笑了一聲。

「他今天早晨還如此說的嗎？」鳳林的聲息緊張起來。

「正是，今早我同他到柏院長住宅時，在路中他說了這話。同時我也談到你的經驗是多麼夠味——」

後面的話鳳林沒有心思去聽，心想，他現在還如此說嗎？我昨天豈不是告訴他我的計劃麼？

他們在公路旁一家小館裏吃了午餐。鳳林僅吃了一客點心。

「一點不餓，」她對福英說。

福英知道她吃不下的原因。這是福英的一點鬼計，要鳳林嘔點氣。不過福英也是不怎麼想吃，可是她裝着吃得津津有味樣兒。一點不錯，像鳳林這類的女人，一旦自尊受了損傷，其表態是絕對含默的。

他們到了廣州一家大公司門口下了車。鳳林從她皮夾裏掏出一張寫着她的住址的紙

條來，遞給福英。

『這是我的住址，只有你同仁杰這一類的朋友知道，別人都不知道。萬一有甚麼事來找我，你就按這地址尋找。』

『很好，』福英說，『多謝你的汽車。』

『不用客氣，再會，』鳳林說。

福英看她開動了車，望着她。是，她是個漂亮逗人愛的女子。但她現在決心不讓仁杰與鳳林發生親密的交往。在那種氣憤之餘，便將鳳林所給她寫着住址的紙條撕得粉碎——攢在地上。

(廿四)

一天在遊湖的小艇中安之取笑仁杰，仁杰也並不否認。「安之，」他堅決地說，「我簡直不明白，上星期我去見那書局的人時，順便去看她一看。她現在不住在家中。這我倒是一早就知道的。但是使我奇怪的是她的僕人對我說，她如今的住址祇肯給幾個極知己的人知道，免得有多人去拜訪她，就攔她的學業。那倒我也能理會。不過我所不能明白的是，——」

「她怎麼沒有把你放在極知己的一羣人中呢？」安之問他。

「那，這有甚麼奇怪？」

「你怎不寫信給她？」安之追問着。「我想總有人會替你轉寄。」

仁杰哼了一哼。「也許受檢查也說不定。不論如何，安之，」他心平氣和地說，假使她不願見我，她又何必常願與我通信呢？」

「你試試也不礙事哩！」

『安之，你的見解錯了。我不過是奇怪她爲何如此而已。不過是奇怪。』
『那當然，』安之說。『不過是奇怪。真的，你的那本書進行得如何？下星期就可以出版是不是？』

『書麼？是的，下星期必然能得出版。』

『你的那本書確是相當的成功——你必須堅持出版人將版稅的一半付給福英纔對。』
仁杰搖了搖手。

『她有心尋出那本書，不辭辛苦替我送到書局發印。我當然願意表示謝意。不過』
他自己微笑起來，『我願在情份上表示，比金錢表示來得更微妙。』

安之望了望旁邊，『你是否想到她會愛上你？』

『那也未必，』仁杰直截了當地說。『不過，她覺得我援救過她，對我特加一層感激而已。』

寫書評的人對於仁杰那本書的誇贊，福英並不以爲奇。她以爲如果人們對這本書不加稱許，必是有意爲難。不過對這書的銷行的迅速倒覺着奇怪。出版不上三星期，初版

即告售罄。仁杰一旦在社會有了小名聲，當然也是喜不自勝的。

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廣州市政府聘請他。廣州市政府的葛偉仁請仁杰到廣州來，有事與他相商。而仁杰之認識偉仁還是數年前在市政府外交司裏任職時的事。

『老實說，數年前你之辭去職位，我就不大贊成，』仁杰到市府見着偉仁，偉仁對他如此說的。『當然你那時的職務，也是與你所學的相去遠甚，無怪你不感興趣，不過天地間那有稱心如意的呢？』他笑了一笑。『而你完全埋沒在一所學校裏，也是怪可惜的。老實說，我看到你那出版的小說，不由得我不想到你。那小說作得很不錯。我看過了。我的內人也看過了。你今天有無時間到我家裏吃便飯——不過我們先談正經事也好。』

仁杰等他抽出一根香烟。

『不錯，你的前程已發出了無限的曙光。但我希望你能在另一行上成功另一種偉業。廣州市府預備送一批學生到國外去考察政治與商業，我是這考察團的團長，深望你能做我的助手。等待事畢之後，你則留駐巴黎，辦理別的事務。後來的機會很多，希望

你能接受我的建議。」

當然，那是再好沒有。這類工作也是他所好的。但是似乎還有點小小事體叫他放心不下。到國外去！現在就到國外去？

「嗯，我知道也許你的著作日後能賺一筆大款，」偉仁誠懇地對他說。「但這兩件事不妨同時進行，又何樂而不爲呢？」

「倒也不是爲這問題不安，」仁杰說，「我那有不接受你的建議的道理——。」

「那麼，就這麼規定吧。現在我們同去辦理幾種手續。這手續辦完了，你可以休息一個星期，等到其他委員們到了，我們就同時動身。你和你的夫人大可享——你結了婚嗎，潘先生？」

「沒有，葛先生。」

葛偉仁笑了起來。「光棍在巴黎是最幸福的，我聽人說，」偉仁繼續的說。「大概下星期我們能得起程。」

仁杰直豎地坐着。「下星期！」他奇異地透了一口氣。

『是下星期。時間很倉促，我想你是來得及的。即或你與學校有合同，遇到緊急的事當然是可以解約的。難道還有別的事一時放心不下嗎？』

其實仁杰又何嘗有甚麼放心不下的事。

『沒有事，先生，』他慢慢地說，『你所說的是下星期嗎？我想我定能準備得及。』
第二天仁杰特別到康鳳林的家。

『是，我知道，』他打斷老金的話。『她住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她的地址，你總該知道吧！』

老金道歉地說：『先生，我因為要遵守康小姐的吩咐，恕我不能奉告。最好是去問康家的律師梅先生——』

仁杰也認為這是尋找鳳林的唯一途徑，他急忙趕到梅叔庭的事務所。恰巧梅先生正坐在那裏。

『是，我記着你，潘先生，』他微微地笑着說。

『請原諒我的冒昧！』仁杰唐突地說。『我是來探聽康小姐的住址的。』

「哦，康小姐的住址嗎？」梅先生取下眼鏡在手掌上敲了幾下。「你知道康小姐已決意拚去一切，專心讀書的。她認識的人多，應酬太多必是妨礙她的學業，尤其是那些追求她的人，所以恕我不能告訴你——」

仁杰此時對她的心意已覺不能再忍。「那末，如果我有關於她的重要的消息，難道也不能一見嗎？」仁杰乾脆地說。「假使我要告訴她，她的家裏着了火，或有親眷由遠方來——」

「那我自會先徵求她的同意，看她是否願見你，」梅先生說。

「那末，請先生問一問吧，」仁杰有禮貌地說。

梅先生拿起聽筒來，撥了號碼。

「喂，」他等了一會說。「請康鳳林小姐聽電話。康小姐……怎麼？哦，好，謝謝你。」

他將聽筒放歸原處。「康小姐正上課。如果你願意的話，等一刻再打電話去，你自己直接同她談一談。」

『哼，那有甚麼關係？她要與外人隔絕，讓她去隔絕好了。』仁杰便站起身來，氣憤憤地走到車站。但十分鐘後他的氣消失了。康小姐本來與他無關，有甚麼可氣的呢？何況她是個擁有幾十萬的女子，而他是個窮小子，那能有甚麼關係呢？

平素，培德學校的教員，一放了假便都作遠行之計，安之也不例外。可是今年暑假，安之却在校中逗留了許多的日子。仁杰由廣州回校時見她與福英談得很起勁。

『了不起，仁杰，』安之見仁杰一進門便說。『居然成了一位外交家……恭喜恭喜。』

『我也恭喜你，』福英隨着說，『仁杰，我看你飛黃騰達的日子到了，安之，恐怕他將來不會認識我們了！』

第二天清早福英乘車至廣州康鳳林的家中。她問老金問鳳林的地址，老金不肯告訴她，福英說，『你記得去年三月我再而三地打電話來的事嗎？我這次也有同樣重要的事。我沒有工夫同你多講，趕快地把康小姐的地址告訴我好了。倘然誤了事，你得負責，老金！』

老金記得去年三月間的事，不再違拗。便告訴了她。

鳳林所住的是一座紅頂的小洋房，房東太太很和顏悅色地引着福英去見鳳林。

『福英，』鳳林叫了起來，『我真不敢相信！』

『好嗎，康小姐，許久不見了。』

『我還以為你忘了我，』鳳林說，『我猜想你將我的地址遺失了。』

『我沒有遺失你的地址，』福英真意地說。

『那倒不錯，請進裏面坐一會兒。』

『我不能久坐，我是來告別的。』

『來告別？』鳳林問她。

『正是，我準備去作電影演員。你近來很專心藝術，可否把你的成績給我看？』

『當然可以哪。』

看了之後，福英誇讚了一番，二人便閒談起來。『仁杰近來怎樣？』鳳林問說。

『哦，還不錯，身體還算健全的，』福英說。

『我聽說他也有錢起來了吧？』

福英此時竭力不露聲色地說，『有錢？仁杰有錢？誰告訴你這話？誰有錢遠得很哩！』

『他的書不是行銷得很好嗎？而且——』

『哦，那本書，』福英若無其事地說，『那也算是倒楣。你知道那是他的第一本書，出版人給他的條件很苦，差不多一個錢也賺不到。真恨人！他的運氣真壞，他的歷史稿，書局裏不肯接受，培德下季也不續聘他。老實說，他現在的處境是很苦的。』

鳳林直坐起來，『他不再在培德教書嗎？』

『是這樣的，他先以為廣州市政府裏可以謀得職位，所以辭了教席之職，豈知市府裏僧多粥少，無法安插，所以弄得兩頭失場。』

『哦，原來如此，那真可惜。』

從鳳林的聲音裏福英未聽出鳳林的情緒。不過福英總得將這套手法演完。『所以仁杰預備到香港去，托友人在香港謀一教席，大概是星期六就動身吧！』

『我不明白，』鳳林奇怪地說，『爲甚麼柏校長不再聘仁杰呢？』

『你要知道仁杰是很高傲的，』福英說，『他是不願受人恩惠的；他雖是失業，雖是沒有錢，却是不願像孤兒般地受人垂憐。你近來如何？你獨自在這裏不覺寂寞嗎？』

鳳林稍微聳了聳肩。『我一天到晚忙得沒有一點空閒時間，一點不感覺寂寞。』

『福英覺得到了這應當分手的時候，對鳳林仍是百般地感激，因爲沒有鳳林，她不能得到今日。』康小姐，我現在得走了，我對你的一切，必是永遠感激。』

『福英，你的口氣好像是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決弗如此。』鳳林說。

『世界很大，生離死別是天天有的，誰又料到將來怎樣呢？』

『你很有理，我想我們是有再見的機會的。望你把行址告訴我，彼此通通消息豈不好嗎？我絕不能讓你同我絕交，』鳳林急切地說。

『那好，我必常常來看你。好，再會吧！康小姐。』

鳳林握了握她的手，多謝你來看我，我的許多朋友都沒有你這樣記着我。』

(廿五)

『福英在這暑假時預備到外埠去，仁杰自是非常贊成，不過爲甚麼她要在他起程的前一天走，他不能不希奇。』

『是這樣，』福英解釋說，『這樣的分手比較減少人的傷感，就像晚上睡覺之前說句「明天會」一樣的輕鬆。若是你送我上車，我送你上船，便不勝分離之感了。』說了這話，她同仁杰告別與安之同到車站。一路之上都是安之說話——因爲如果不開口，他們之間的空氣太沉悶了。

他們到車站甚早，安之陪她在月台上候車。

『安之，你知道，』她雙手背着，『我很捨不得離開這裏。這裏的一切都使我留戀。』

『當然，這裏的人都歡迎你，你很中他們的意。你大不該離開這裏。你到底是要到甚麼地方去呢？』安之問她。

『安之，老實說，我自己是無所適從。不過我覺得此時我是當換換環境，也必得換

換環境，」她聲音緊張地說。

『我會照應自己，我的錢也夠用，因為仁杰將他的版稅分了一半給我，嘿！』她手蒙起臉來。『不要緊，安之。過一刻我的心不會這樣難過，不過是因為他待我太好，而我反——』

安之挺直了身子，對着福英，『你看我，教了一年的苦書，現在到了暑假，不打算急於回去，仍舊留在這裏是爲什麼呢？難道是看你這樣走了不成！』

『你是爲的要同仁杰玩球呵——』

『是的，一半是爲了要同仁杰玩球——一半還是爲了姓朱名福英那姑娘的原故。我知道你是愛上了仁杰，不過你知道你二人是永遠不能成功的，所以我一天在培德教書，一天要你回到培德來。』

『假使你知道我是一個怎麼說謊的女子，你必不願要我來的，』福英說。

『閒話少說，你現在可以出去玩幾天，再回到這裏來。火車來了，你快上去。記住：回到培德來，我等着你！』

『我必回來，安之！』一邊說，一邊跳上緩緩移動的火車。

(廿六)

仁杰正在清理衣箱，有人輕巧地敲了他的門。他立刻抬起頭來，打開門則見康老先生的孫女站在他的面前。

『你！我正想到你，』仁杰驚異地說。一時他竟忘記請她進來坐。

『仁杰，我都知道了一——那臨到你的事。』

『哦，真的？』仁杰說。

『我聽說你明天就要走，請你不要如此。』

仁杰不由得驚異起來。『不要如此？』他懷疑地說，『鳳林，你爲什麼勸我不走呢？』

『仁杰，我知道一時改業是不大容易的，不過有比這更好的事是你可以作的，』鳳林說。

仁杰莫明其妙的望着她。當然出洋不是了不起的事，不過這是仁杰前途發展的初

步。此時還有甚麼比出洋的機會好呢？『你的話有幾分對，』仁杰說，『我是捨不得離開這學校。不過鳳林，你到底是甚麼意思？我看你好像是爲我不勝悲哀的！』

『仁杰，我是替你難受。你不如意的事我聽到了。我願意幫你的忙，也要你知道我——』鳳林說，『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想我此刻爲甚麼到這裏來？』她的聲音脆弱起來，仁杰聽了這話簡直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不知，她從誰得到了關於他的錯誤的消息。他走到她面前緊緊握着她的雙手。

『鳳林你以爲我是遭了惡運吧？』他和氣的說。

『你不是下季不在培德教書了嗎？』鳳林說。

『不錯，我是不在這學校教書，我明天是要動身，不過那有什麼可悲傷的——除非是未走以前不能與你見面。』

『不要說這種話，』你不知道我是費了多少心血今天纔能來，我絕不能讓你到香港的甚麼學校去——』

『我怎麼會到香港去！』仁杰說。

『你不去？』鳳林驚奇萬分地說，『但——』

『我又要到市府的外交部去，明天就起程與考查團到歐洲去，』仁杰說。

『什麼啊！』鳳林大叫起來，『你不是失業，破產嗎？』

『破產？哼，我現在有的是錢，一生還不會有過這多錢。』仁杰說。

『這真要命！』鳳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個說謊的鬼姑——』

『但是，鳳林，你如今知道我沒有破產不致於悲傷吧——』

她的嘴唇顫動起來，『不是爲那，』她眼淚也下來了，『我還以爲你現在處境很難，所以我丟了一切來與你共當苦痛，誰知你竟是飛黃騰達了。我是多麼糊塗。』說了話她轉身就走。

仁杰一把拉着她，『飛黃騰達算什麼事，如果沒有你，你不糊塗，你非常勇敢善良。你是個超羣的女子，我一向深愛着你——』

她掙扎了一會，但是仁杰緊握住她的手。『我不知道誰造了許多謠言給你聽，不過既是這種謠言將你從藏躲的地方拖出來，我倒很感激這造謠的人。鳳林，我愛你。』

『你愛我，你把我忘得一乾二淨，』鳳林說。

『我把你忘了！你真是奇妙，不可理喻的女子！我怎知道你躲在那裏？我各處打聽你的藏身所，但沒有一人肯告訴我——連你自己瞞住我。』

『仁杰！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地址？真的嗎？我曾給——』她聲音興奮起來。她想往下說，可是停住了，那個鬼女——

忽然之間她豎起身子，笑了一笑，『請放我走。我還有件要緊事要幹。』

『哦！真的嗎？你要走就同我一同走到歐洲，這次莫想我再放過了你。我二人到巴黎去結婚，我們量入爲出的過活；九年之後我們也不需要那二十萬塊錢，我必使你快樂。你還要我放你走不？』

(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0 0588B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冒險小說
康小姐

每册國幣八角

(郵費另加)

編譯者 女 鐸 社

發行兼 廣 學 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昆明發學行所會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刷者 集成印刷所

▲ 版權所有 ▼

THE ADVENTURES OF MISS KANG

by
The Woman's Messenger Staff

Price: 8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0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3218

你的

「茂」

「你愛我」

